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30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

清 德富說

圓頂等編（依駒本印）　附融徹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 贊
  - 序
    - 德玉敘
    - 徹生序
  - 目次
  - 上堂一
  - 上堂二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法語
    - 示融默監寺
    - 示秀雲禪人
    - 示福田禪人
    - 示融穆禪人
    - 示吼月禪人
    - 示文達禪人
    - 示融之禪人
    - 示性一禪人
    - 示體空禪人
    - 示了機禪人
    - 示融徹首座
    - 示玟睿維那
    - 示恆參上座
    - 示琚睿禪人
    - 示玥睿法孫
    - 示瑋睿飯頭
    - 示璜睿書記
    - 示[王*崇]睿悅眾
    - 示琳睿侍者
    - 示璐睿侍者

    - 示自灰禪人
    - 示恆念典座
    - 示慧心張居士
    - 示慧惺毛居士
    - 示真佛周居士
    - 示慧超彭居士
  - 機緣
  - 像贊
    - 慈氏像贊
    - 祖像
    - 面壁祖像
    - 祖像
    - 木隱達磨
    - 雙桂破師翁像
    - 本師丈老人像
    - 慈航老人像
    - 大如和尚像
    - 自贊
    - 萬良陳居士請贊令堂像
  - 拈古
  - 偈
    - 示野雲禪人
    - 示潔然禪人
    - 示元空靜主
    - 示圓靜禪人
    - 示心田禪人
    - 示大癡禪人
    - 示體用禪人
    - 示恆參上座
    - 示應徹園頭
    - 示湛吟莊主
    - 示明本禪者
    - 示峨睿禪彥
    - 示琇睿禪者
    - 示當軒行者
    - 示琁石禪人
    - 示瑔石牧子
    - 示真誠沙彌

        - 示[玩-兀+下]石禪人
        - 示瑁石香燈
        - 示惺石勤策
        - 示嘯石禪人
        - 示[王*榮]石禪人
        - 示岫石禪人
        - 示玄學上人
        - 示慧曉丁居士
        - 示慧本楊居士
        - 示慧定張居士
        - 示慧光王居士
    - 開示
    - 普說
    - 分燈
        - 融徹圓頂禪人
        - 慧空智海禪人
        - 融穆圓宗禪人
        - 玟睿明崑禪人
        - 琳睿明宣禪人
    - 頌古
    - 行實
    - 書問
        - 復慧菴居士
        - 復嚴先生
        - 寄楊居士
        - 復竹浪法兄
        - 復東山李長者
    - 雜著
        - 輓草堂充裕和尚
        - 輓龍藏大朗和尚
        - 光嚴送屢生上座歸寶城
        - 寄鑑徹居士
        - 四威儀
        - 結期
    - 佛事
        - 為素監寺起龕
        - 為圓誠禪人起龕
        - 為瑞松禪人起龕

        - 為祐監院火
        - 為圓參副寺火
        - 為真祥禪人撒骨
        - 為圓賢火
    - 塔銘
    - 附融徹頂禪師語錄
        - 序
        - 上堂
        - 小參
        - 晚參
        - 示眾
        - 頌古
            - 女子出定
            - 丹霞燒木佛
            - 大顛擯首座
            - 無位真人
            - 觀音像
            - 初祖像
            - 慈航師翁像
            - 本師其白老人像
            - 大如和尚
        - 聯芳
            - 玥睿明盛禪人
            - 璐睿明聰禪人
            - 明修寂鏡禪人
            - 古林隆玉禪人
            - 應緣普聞禪人
            - 璜睿明慶禪人
        - 偈
            - 夜坐
            - 示隆玉禪人
            - 示普聞禪人
            - 示空一禪人
            - 示明懷行者
            - 示[王*崇]睿禪人
            - 示徒明崙
            - 示珓睿禪人
            - 示丹青

        - 挽張居士
        - 悼法伯懶和尚
    - 佛事
        - 為本師入金桶
        - 為寄凡禪人起龕
        - 為顯缽道者火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其白和尚像



贊

河岳之鍾，生而穎異。齠毀知歸，性成非習。既而踢翩義海，喝碎禪天。臨濟真燈，於焉以傳。道唱玉泉，麾揮錦水。三十餘秋，德音萃美。鶴林示滅，滹暑流金。全軀未散，定力愈深。余以是仰師之道，非去來今。

香國後學寱堂法秀拜題

蟠龍山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敘

通於教者，得清淨口辯才輪；通於律者，得清淨身神通輪；通於禪者，得清淨意無礙記持輪。又教明權實，律達開遮，禪知縱奪，自利利他，不假勉力而自綽綽然有餘地矣。其白富禪師德玉，四十年前干戈隊裏得益之友、慈航老人之徒，早通《般若》、《法華》等經，繼而棄教，陞大如律主之堂。無何，又入昭覺吾兄之室，副二全彰階陞次第，信再來人也。得法之後，時至理彰，龍天四眾推上寶華王座，建立法化，遂有上堂、小參、法語、拈頌、廣錄，離為三卷。其提唱宗乘，實從不思議胸中流出，并無穿鑿依傍等玼，誠有金鑢抉翳、點銕成金手眼。然而所長身體力行，非文字紙墨中所能載者，教耶？律耶？禪耶？階陞次第耶？並化門應跡之所彰顯不盡者，宜另具一隻眼。

時康熙三十四年，補天穿日，華巖德玉敬譔。

序

原夫大道本無名，待人行之為妙；至人不居方，臨事能之為然。所以滹沱一脈代有其人，臨濟三十四葉茂發天童、枝榮十二，爰我萬峰破山師翁得其一焉。于明壬申間，負密祖塵拂回蜀，宗風丕振，布幔天網、打鳳羅龍，十方衲子望風披靡，俾人人鼻孔撩天、腳踏實地，日闢百里，道化益隆。自蜀而至秦、楚、滇、黔，碁布星分，插竿相望，不勝枚舉。復分一枝落於昭覺本師丈老人，派亦繁衍，唱道諸方。本師再分一葉於蟠龍山玉泉法兄，其白富和尚高懸赤幟，整頓時機。吾兄三慧齊脩、三學俱煉，有時十字街頭教演三乘、有時孤峰絕頂拈提向上、有時和光同塵大展毘尼，故所謂至人不居方，在臨事而能之為然也。雖有上堂、小參、頌古、法語等偈，禁之概不許錄，而有門人數輩私竊而記成帙。乙亥季春，玟睿、琳睿二法姪負稿東下嘉禾剞劂，入於楞嚴藏室壽世。予於癸酉秋奉本師命刊錦江燈錄，附藏流通，事竣云歸。玟、琳二姪見示佳稿，兼以問序。予乃樗櫟之才，敢充棟宇堊墁之業，詎陳琱琢？以吾兄今世門頭猶有下筆處，若論向上一著，文不加點，千聖出頭，正眼難窺，何處下手？請諸方高明者代一轉語看。

時康熙乙亥浴佛日，青城法弟徹生沐手敬譔。

玉泉寺其白富禪師語錄目次

卷上
序二
上堂
卷中
上堂
小參
晚參
示眾
法語
機緣
像贊
卷下
拈古
示偈
開示
普說
分燈
頌古
行實
書問
雜著
佛事
塔銘
附融徹頂禪師語錄

目次終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圓頂等編

康熙乙丑冬結制，期主張慧心及紳衿士庶請上堂。詣座云：「猊座孤高韙日登，當陽涌出太無情，一條白棒鋒鋩銳，權實雙彰貫古今。」遂登。拈香：「者瓣香，雪山六年撫育，少室九載繁興，爇向爐中，供養釋迦文佛、歷代祖師，伏願佛日光輝宇宙，法輪常轉娑婆。」次拈云：「者瓣香，胚胎萬象，化育兩儀，爇向爐中，祝

延當今皇帝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劫外坤維，榮金枝於海宇；寰中日月，懋玉葉於蠶叢。」再拈云：「者瓣香，胚渾大化之初，秀發九重之上，爇向爐中，奉為本省當道尊官，伏願以仁以政，漲福海之波；為瑞為祥，壯皇圖之塹。」末拈云：「者瓣香，覷著則眼枯，嗅著則腦裂，昔年不動軒前一句承當，今朝玉泉院中當陽拈出，爇向爐中，供養現住昭覺堂上本師上丈下雪醉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伏願人人悟拈花的旨，箇箇得安樂法門。」斂衣敷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莫擬議，誰是箇中人？出班證據看。」僧問：「少室家風，五傳而至曹溪，支分派演，門庭雖異，根本無殊，正恁麼時，願聞指示。」師云：「無文銕印向空拋。」進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陸地起波濤。」進云：「鋒前有語離情謂，格外玄機孰可親？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杖子[跳-兆+孛]跳上青霄。」進云：「君臣道合時雍泰，回互機全不露鋒。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無影堂前鳥道玄。」進云：「一顆圓明無向背，當陽拈出有多般。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徹底神鋒千古鳴。」進云：「綠水青山全體現，森羅萬象笑顏問。如何是法眼下事？」師云：「箭刃投處四壁空。」進云：「臨機有卷舒，覿面無回互。和尚門下又作麼生？」師云：「吾無隱乎爾。」進云：「可謂水歸巨海波濤靜，月到蒼梧氣象閒。」師云：「不勞重說偈言。」僧禮拜，乃云：「玉泉今朝開爐，另展一番鉗鎚，不許退後進前，那容畫符相對？逼拶當人無避處，還有心空及第無？若能歸也，則天青地謐，海晏河清，諸佛景仰不及，群靈稱贊靡由。正當恁麼時，如何施設？東南西北塵沙國，縱橫無處不通風。」舉：「雪峰示眾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云：『者箇闊多少？』峰云：『如古鏡闊。』」師云：「二大老恁麼酬酢，甚是分明，檢點將來，未免被人勘破。何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

上堂。「覿面揮開不二門，聖凡情盡絕疏親，勾章棘句惹風雨，塞壑填溝爛葛藤。只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甚麼人？」良久，云：「九旬禁足今朝始，剝取蟠桃不老人。」

懶石、佛冤、問潮眾法兄請上堂。僧問：「大地眾生都是閻浮世上客，未審幾人到家鄉？」師云：「一段風流本自然。」問：「善財參德雲比丘已領悟機，何故更參五十三員？」師云：「識其中真妙訣，除非身帶返魂香。」進云：「識得後如何？」師云：「施為動轉渾無礙，一點恩波散作霖。」問：「如何是金剛劍？」師云：「太煞逼人寒。」進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踏殺閻黎。」進云：「如何是探竿影草？」師云：「打斷汝驢腰。」進

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喝，僧亦喝，師便打，乃云：「從來法無住相，著相乖真；即此道不虛行，隨行得路。古今知識各運本分鉗鎚，開鑿人天正眼，出沒卷舒悉皆自由，到者裏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森羅。即今因我同門眾法兄命不佞陞座演唱宗乘，只得順水推舟，不敢逆風把柁，播揚家醜，舉則古人公案以圖塞責。」舉：「南泉問僧云：『世間何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師云：「玉泉則不然，地獄未是苦，不明己事，實為苦也。大眾還知玉泉麼？」呈拄杖，云：「者物拈來無向背，切莫向外別生枝。」擲拄杖，云：「枝生也。」

解制，上堂。僧問：「未結制已前時如何？」師云：「東敲西磕。」進云：「結後如何？」師云：「烹佛煉祖。」進云：「盡大地是箇選佛場，和尚作麼生解？」師云：「展開天地欄，放出一群牛。」問：「年年此日陞座，歲歲今朝制解，且道是同？是別？」師云：「昨日十四，今朝十五。」乃云：「滿堂龍象自匆匆，畫地為牢百日終，唯有玉泉拄杖子，長年不改舊家風。盡大地是個選佛場，穿衣喫飯也在裏許，痾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作臥也在裏許，東奔西馳也在裏許，敢問諸人：還有識得者麼？山僧恁麼告報，諸人恁麼薦取。」以拂子擊香几，云：「諦聽，諦聽。」

上堂。「三世諸佛說不到，開口道著；歷代祖師行不到，動步踏著。古人一切方便，與諸人開個入路；暨得個入路，又須尋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未免半途而廢；入海不到底，只見湛湛之波。大眾！且道不出不入一句作麼生道？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上堂。「小店新開，貴買賤賣，不圖越賺本錢，秖要買主便快。楊岐栗棘蓬，明州破布袋，一一橫拋在面前，了丫徹底無遮蓋。大眾！還有下顧者麼？」卓拄杖，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佛誕，上堂。僧問：「四大本空，生從何來？」師云：「進前來，向汝道。」進云：「棄卻幻形，死從何去？」師云：「且退，且退。」進云：「不生不滅底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便喝。問：「世尊未生時如何？」師云：「花開滿樹紅。」進云：「生後時如何？」師云：「花落萬枝空。」進云：「未生已生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乃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曰無說，今有何說？秖為二千七百餘年舊案未免重拈。今乃釋迦老子降誕之辰，玉泉不解說禪，與諸人下個註腳。」以拂子畫[十〇]相，云：「離兜率，降皇宮，無縫罅裏月朦朦。行七步，稱大雄，夜半石人撞木鐘。」喝一喝。

上堂。「千古風光尚宛然，真機吐向萬峰前。燈籠露柱頻頻舉，明暗色空漫流傳。」

上堂。問：「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心，是甚麼人？」師云：「描不成，畫不就。」乃云：「說玄說妙，土上加堆；有問有荅，白雲萬里。去此二途，如何施設？」卓拄杖，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善哉釋迦文，虛空常懊惱。癡夢猶未破，開眼天大曉。三千年外舊家風，令人仍向風前討。年年四八佛降誕，歲歲臘八佛成道。秖因饒舌遍地葛藤，許多英靈都被枝蔓絆殺。人人分心岐路，個個逐妄迷真。山僧鼓舌搖唇，要與諸人解黏去縛。」豎拂子云：「若向者裏會得，始信高沙彌不登壇而便名具足，盧行者負石舂而當下圓成。如或未然，且莫錯會。參。」

除夕，上堂。「爆竹一聲，乾坤震動，山雲水石，何處出頭？東村王老夜燒錢，太煞小膽；北禪以白牛分歲，自取勾牽；玉泉非是屈抑先哲，秖為門風各別。大眾！還有成褫者麼？」良久，云：「幾回不遇知音客，徒勞守歲到三更。」

九日，上堂。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峰前，神光得髓。即今玉泉有幾人知音？」師云：「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疑則別參。」乃云：「至化時行萬象零，須彌百億海雲騰，儼然諸佛塵沙現，拄杖頭邊任縱橫。」呈拄杖，云：「會麼？喚作拄杖子便是諸佛，喚作諸佛卻是拄杖子。道得分明，玉泉與你證據；如或未然，木上座一狀領過。」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山高水長。』」師云：「玉泉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秖向他道：『銕庫裏然燈。』者事且置，只如重陽節屆到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重陽九月菊花新。」

天中節，上堂。「端陽五月五，空懸一輪孤，家家結綵續命，戶戶蘭湯去毒，唯我衲僧分上，不入者些鬼窟。大眾！到者裏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門神鼓掌呵呵笑，艾虎高懸日卓午。」

元旦，上堂。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斗柄東向，大地皆春。」進云：「年新、月新、日新、時新，未審佛法有新舊也無？」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如何是新鮮佛法？」師云：「野梅開正眼，綠柳長精神。」乃云：「璇璣一轉萬象新，斗柄東向大地春，唯有者條烏榔栗，冷笑人間歲月增。陰陽造化密運無私，江淮河漢盈虛有準，有時桃紅柳綠、有時水碧山青、有時萬物咸新、有時百卉凋零、有時天清地泰、有時電閃雷鳴，且喜無位真人於斯越色超聲，不屬陰陽造化，豈逐四序而行？秉於無極之初，得自先天之始。」以拂畫[〇@　]相，云：「於斯薦得，非為截斷天下人舌頭、穿卻衲僧鼻孔，管教釋迦拱手、彌勒著驚。」驀召大眾，云：「還知無位真人麼？參。」

上堂。「高天之上，厚地之下，中有一寶，無人識價，諸佛放他不過，祖師提掇不下，無端撞入玉泉，八臂那吒驚怕。」以兩手作捧勢，云：「山僧和盤托出，人人受用不盡。玉泉恁麼道，只堪世諦流布。若論無上之寶，別時再舉。」一僧出，擬開口，師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上堂。「頂門出入之主，萬化不渝；含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昭昭於心目之間，相不可睹；晃晃於色塵之表，理不可分。天地同一覆幬，日月同一照臨。壽逾百億須彌，福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體認？」擊禪床，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玉泉境？」師云：「庭前牽柳綠，階後落花紅。」進云：「如何是玉泉人？」師云：「聖凡同一體，到來無主賓。」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一拶鋒鋩盡，雷兢發楚雲。」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落花流水去，牧笛出雲岑。」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五岳咸煨盡，三山本絕蹤。」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牧童吟野賦，漁父和巴歌。」問：「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太平無事。」進云：「出匣後如何？」師云：「禦使堅牢。」僧喝，師打，乃云：「奪人不奪境，山自青兮水自澄；奪境不奪人，月華已到第三更；人境兩俱奪，舌爛河山虛空破；人境俱不奪，亭臺風埽金殿閣。不解言下領旨，返向句外十度，恁伊費盡伎倆，未免無繩自縛。山僧不惜唇皮，為眾當陽剖露，覿面相呈一著子，卻被蜘蛛網羅布。」

上堂。「犬守夜，雞司晨，鵲噪枝頭雨，蟬鳴樹上雲。一種靈光，何故各不相知？參。」

昭覺本師老人誕辰，秉拂上堂。拈香祝聖訖，復拈云：「者瓣香，幾翻毒手斫成，百煉爐中拈出，爇向玉爐，供養堂上本師丈老人，伏願籌添海屋春遠，棒頭惡辣胤兒孫。」斂衣就座。白椎竟，師云：「今朝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還有俊鷹快鷂向棒頭下翻身者麼？」良久，云：「秖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個甚麼？今日昭覺結九旬之制，畫地為牢，開大冶之爐，聖凡陶鑄，好向者裏各究本有，莫衒虛頭強作主宰。若於個事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所謂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自有個倒斷處。若不如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竟之日。且道其中妙旨如何定當？」驀呈拄杖，云：「向者裏定當得，許你天下橫行；如或未然，九萬里鵬方展翼，一千年鶴始翱翔。」

上堂。「塗毒鼓邊，豈容側耳？太阿鋒前，不許藏身。眾中還有不懼危亡者麼？」一僧出，師驀頭一棒，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喝，師連棒打退，乃云：「放風前聖箭，轉劫外玄機，舉惡辣鉗鎚，穿衲僧巴鼻。若個頂門具眼，方知萬機頓息；若作佛法商量，未免墮

坑落阱；不作佛法商量，鑊湯爐炭有分。正恁麼時如何？秖對金繩拽轉泥牛鼻，夜半牽來海底耕。」舉：「高峰示眾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岩前石虎抱兒眠，銕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復舉：「雙桂老人頌云：『螻蝗推起萬斛舟，蝦蟆唱遍楚天秋，烏龜跳上須彌頂，瑪瑙珊瑚盡害羞。』」召大眾云：「此二頌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到者裏薦得，許汝參學事畢；脫或未然，玉泉也有一頌亦要諸方檢點：烏龜打鼓鱉撐船，角鱉盪槳鱔持竿，石女岩前歌雪曲，螺螄蚌蛤打鞦韆。咄！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以拂子打○相，云：「山僧就中現無量大寶王剎，一一剎土現無量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放無量億種妙光，一一光中照無量萬億沙界，一一沙界所有草木叢林、蜎飛蠕動、燈籠露柱、羅漢夜叉，或修清淨善因、或造無邊惡業，盡在其中出沒卷舒，不相妨礙。正當恁麼時，如何演唱？妙印手提邊塞靜，當陽那肯露鋒機？」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百萬人天悉皆罔措，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無令斷絕。』」舉拂子，云：「者個妙心切莫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真。大眾！還知者個妙心麼？當下不知親薦取，徒向威音那畔猜。」

上堂。僧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云：「露出摩醯眼，堅持護命符。」進云：「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師云：「秤鎚原是生銕鑄。」進云：「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師云：「色塵皆妙用，何處不稱尊？」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云：「不須懸石鏡，天曉自然明。」進云：「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進云：「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云：「火焰裏潛身。」乃云：「岩前石虎夜嘶風，海底泥牛日走東，崑崙神足追不及，隱入諸人鼻孔中。」顧左右，云：「伶俐漢纔聞提舉，如芥投鍼；若是機思遲鈍，猶隔萬仞千層。昔日調御師六載思惟，計盡情忘，不免全身放倒。山僧到者裏，只得依葫蘆畫樣，按下雲頭，寶劍橫拖，就窠打劫，直教他一個個不假慈航到岸，直入大圓覺海。」擊拂子，云：「聞麼？」豎拂子，云：「見麼？若向聞邊體究，病在音聲；若向見處薦取，病在色塵。假使坐斷聲色二途，猶是枝葉邊事。且道：那裏是向上事鄴？無出沒、無言語，功成果滿憑何舉？吹銕笛、擊毒鼓，漁叟歌、牧童舞，雲從龍兮風從虎。」

上堂。僧問：「昔日臨濟問龍光云：『不展鋒鋩，如何得勝？』龍光據坐，意旨如何？」師云：「行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進云：「臨濟道：『大善知識豈無方便？』龍光瞪目又作麼

生？」師云：「一篙撥轉波心月，和舟載霧過蘆灣。」進云：「恁麼則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師云：「閒言語。」進云：「可謂一曲鈞天雲外奏，知音格外盡皆聞。」師云：「且喜闍黎念得清。」乃云：「把住牢關，人天莫測；裂開一縫，凡聖咸知。拘執則萬別千差，融通則彼此全備。且道全備後如何？不開口處玄關轉，未措言時鳥道玄。」舉：「昭覺本師上堂云：『吾有一句，百味具備。』時有一僧門外立，本師云：『那漢進來。』僧才入，師便下座：『且喜我堂中有一員靈利衲僧。』便歸方丈。」乃云：「老人直截為人處勝是分明，自非拶透重關者不能得荷。者漢卻也伶俐，未免進得門來無出身路。」顧左右云：「未審玉泉堂中有此人麼？」時一僧出，師打云：「一釣便上。」

上堂。舉：「慈明和尚室中以水一盆，上箚一口劍，下著一緉草鞋，橫按拄杖。有僧入門便指，纔擬議，明便棒。」師云：「者老漢婆心不已，弄盡手腳，總是徹底為人，只願個個鼻孔遼天，單刃直入。據富上座冷眼看來，也是向虛空裏穵洞、白地上討天。者場漏逗，古今提唱者極多，錯會者不少。」召大眾，云：「有具眼者，不妨通個消息；如或未然，山僧對眾頌出：蒺藜水劍草鞋俱，水急魚龍不敢棲，未入已知來見解，棒頭點處血星飛。」元宵，上堂。「元宵正十五，家家懸火樹，拈起雪峰毬，打起禾山鼓，拈弄秘魔釵，活擒戴角虎，驚動跛鱉盲龜，都向門前跳舞。阿呵呵！上元原來是十五。咄！嗟唎嗟唎囌嚧囌嚧。」

誕日，上堂。僧問：「和尚向未出母胎時道一句看。」師云：「光爍爍。」進云：「未生之前蒙師指，降生之後意如何？」師云：「不萌枝上花開早，無縫罅裏瑞雲騰。」進云：「即今陞座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大整頹風歸王化，仰祝聖壽等乾坤。」問：「世尊初生放光動地，和尚降誕有何祥瑞？」師云：「紅霞穿宇宙，白日點波心。」進云：「世尊與和尚是同是別？」師云：「一字兩頭垂。」問：「壽筵洞啟，鳳舞羽以呈祥；彤氣環流，龜負圖而益算。只如南極老人到來，慶祝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且立下風。」進云：「恁麼則人人眉宇已增新彩色，慈容猶展舊風流。」師云：「直饒恁麼，也是無端特地。」乃云：「今朝臘月三十，又值吾母難期，大地山河鋪玉，乾坤草木抽枝，四相從此假合，萬物混融一體，無情均獲詶唱，有情盡得瞻禮，唯有佛魔人天到此亦須不立。大眾！要會山僧未生前事麼？吽，吽！若有個頂天立地、腦後見腮的漢子，向山僧未出方丈時薦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當體全彰，分身百億，不涉程途，一生了備；如或未然，也是有眼不見。參。」

豎佛書樓，上堂。「般若弘深大辯才，虛空涌出玉樓臺，沒量漢兒親居此，百萬人天獻法財。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

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即今眾檀越、緇素等協同興此一念，便向無相國裏、毫毛頭上，建立種種瓊樓玉殿、恆河沙數金容，囊藏百萬人天，收盡五湖風月，原來不負靈山之囑。法門慶幸，山僧赴約而來，勉整頹風，兼請登寶華王座，轉大法輪，舉揚個事。大眾！且道結角羅紋一句作麼生道？卉木叢林均吐舌，磚頭瓦礫盡生光。」
中秋，上堂。「秋風颯颯起，殿閣冷沉沉。月色四時燭，今霄分外明。竹葉溪邊綠，荷花水面清。南樓添意氣，斫句更新新。空劫已前事，當陽舉似人。」以拂子畫〇相，云：「直下分明薦取，廣寒宮殿如雲。」
雨後，上堂。僧問：「有問有答，落塹墜坑，契理契機，顢頇後學。如今正令既行，請師通個消息。」師云：「寶劍橫空逼人寒。」進云：「動絃別調，世外知音。」以臥具打圓相，云：「未審者個作麼生和？」師云：「且緩緩。」進云：「不是吾人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金剛腦後三寸銕。」問：「廢寢忘勞，總要明心。如何是心？」師云：「屋北鹿獨宿。」進云：「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如何是性？」師云：「溪西雞齊啼。」進云：「識得心性，了脫生死。且道作麼生脫？」師打，云：「打破漆桶。」乃云：「剛打雷，便下雨，雨後依前日又輝。東林畔，竹流水，明明說法誰知委？覿體全彰劫前意，山僧有口無處舉。」震威一喝，云：「一喝似雷奔，棒頭亦如雨。」
上堂。「石鞏入門張弓，秘魔逢人舞杈，禾山僧來打鼓，趙州接人喫茶，船子覆舟失命，臨濟七事交加。今朝玉泉者裏，了了更無一法。且道如何是為人處？一拳一個彌勒，一腳一個釋迦。」
上堂。「自歎無緣把直鉤，魚蝦到此不相投，笠蓑欲脫風前挂，又恐鯨鱗觸釣舟。眾中有負命者麼？」僧問：「截銕斬釘，埋沒先聖；合水和泥，恐負後昆。去此二端，如何指示？」師云：「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進云：「恁麼則不但安怙家邦靜，亦乃把定世界寧。」師云：「堯天民有賴，舜日照無私。」進云：「可謂一舉即登龍虎榜，玉堂人喚狀元兒。」師云：「貴異天然不出戶，家音不許外人知。」乃云：「了妄歸真萬累空，河沙凡聖本來同，直須密契心心地，始悟生平睡夢中。所謂佛法要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如塗毒鼓，聞者則腦門百裂；似猛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實謂壁立萬仞，剿絕聖凡。假使智如鶖子、辯若維摩，三世諸佛同時出來，也須退後三步。如是自在威神，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到者裏如何啟口？然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放開一線，卻有商量。」卓拄杖，云：「玉欄杆上頻伽鳥，紅藕花間白鷺鷥。」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若是目前法，向佛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不向當人薦取，何更疑佛疑祖？更聽一偈：更識生死來去路，唯在當人向己求。只因目前迷正法，撥草騎牛去覓牛。」

上堂。僧問：「如何是活句？」師云：「饑來喫飯。」進云：「如何是死句？」師云：「困來打眠。」進云：「如何是不死不活句？」師云：「碧岫山莊面，寒潭水畫眉。」問：「棒喝交馳即不問，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少年一段風流事，唯許佳人獨自知。」進云：「知個甚麼？」師云：「高著眼。」乃云：「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清淨，本來是佛。」復說偈云：「本來絕淨染，無滅亦無生，幻即知身幻，無幻本來真。」

上堂。舉：「古德陞座云：『山僧有時一棒作個縵天網，打俊鷹快鷂；有時一棒作布絲網，攏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獅子；有時一棒作蝦蟆蚯蚓。』」師以杖擊空云：「玉泉者一棒，且道作麼生商量？若有個頂[寧*頁]具眼漢出來道得分明，拄杖子禮拜有分；如或未然，也是噇飯過時，喫銕棒有分。莫言不道。」

上堂。「作家手眼最希奇，殺活雙行不易知，若是一回歸故者，自然當下了無疑。所以，百丈鼻準搦得痛，人前解笑不解啼；臨濟棒頭喫得徹，歸來便轟轟烈烈。此二老便是樣子，諸兄弟何不照伊行去？效伊做去？到此果獲百煉千鎚，幾遭毒手不能了悟，山僧實為誑語，永墮拔舌犁耕，嘿嘿甘受。不唯山僧嘿嘿甘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一一只得甘受。脫或未然，不見道：做馬銜銕負鞍，做牛拖犁拽耙。那時際，莫願山僧不與汝證明也。」顧左右，云：「棄真作假街前弄，好惡難瞞自己心。」

寒食上堂。「綠荷初出小池平，林樹來紅杜宇聲，野外掃墳無限客，望雲哽噎到黃昏，座中未了生滅者，擬向圯山覓二親，就中契旨誰相委，信知寒食是清明。」

佛誕，上堂。「寶劍橫空，聖凡情盡，擬議者則喪身失命。如有不顧眉毛者，出眾道看。」問：「佛本無去無來，如何道今日降生？」師云：「金雞抱子離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宸。」進云：「古人道：『染污即不得，修證則不無。』既染污不得，何用修證？」師云：「且莫錯舉。」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赤眼撞著火柴頭。」進云：「全黑時如何？」師云：「墨漆燈籠。」進云：「全白時如何？」師云：杲日當空。乃云：「出胎未斷囙聲，指天指地稱尊，只為源頭水濁，至今到底不清。韶陽拈棒打殺，瑯琊知恩報恩，個個隨波逐浪，人人自不圓成。不圓成，自此從他不相親。正眼看來，老漢從三大阿僧祇劫來未嘗入滅，年年四月八日何曾降生？若道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作師子吼，都是一

場扯誕，惹得兒孫牽枝引蔓，生疑生怪。」卓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大眾見麼？」復卓拄杖，云：「被山僧杖頭觸碎鼻孔。」
上堂。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黃面老子為三界大師、四生慈父，呼牛應牛、呼馬應馬。外道不識好惡，說甚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也是鸚鵡能言。外道去後，阿難問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乃喝云：「翳眼見空花。黃面老子被外道一問，便見七花八裂了也。當時若與他一刀兩斷，免使兒孫未至埽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崔趙公問國一祖師云：『弟子欲出家，得否？』一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意旨如何？」師云：「風頭太硬。」進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佳不易騎。」師云：「空做他人力。」進云：「石門聰舉似李都尉，都尉於此悟入。且道悟個甚麼？」師云：「特地一場愁。」進云：「學道須是銕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是何意旨？」師云：「汝從頭再背看。」進云：「老老大大恁麼說話。」師云：「老僧住持事繁。」乃云：「拏龍伏虎，幾番驚赫人天；平實商量，盡是一場扯誕。風清月白，乃是乾坤正氣；山明水秀，俱合鷲嶺真機。應上皇之風化，開正覺之風規。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應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領悟各殊，歸源是一。」召大眾，云：「且道是一？非一？若道是一，萬物各有其殊；若道非一，墮在境緣之中。」卓拄杖，云：「事事無窮盡，千古月為燈。」
上堂。問：「工夫未入手時如何？」師云：「好個消息。」進云：「入手後又如何？」師云：「蹉過也不知。」乃舉：「鹽官示眾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槌，是什麼人打得？』南泉道：『我當時若見，向他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道：『南泉何須恁麼道？但道不打，自然是個破鼓。』」師云：「鹽官據虎頭，南泉收虎尾，法眼分皮分髓。諸尊宿雖然各出一隻手，只是下不得槌，總是個打口鼓漢。玉泉者裏直截與諸人道破。」以拄杖作擊勢，云：「鼕！鼕！」
上堂。舉：「文殊問無著：『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眾？』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著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乃召大眾云：「無著道『三百五百』，只是個欲隱彌露，置之弗論。秖如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眾中設有個與文殊同鼻孔出氣的漢，試道看。」良久，卓拄杖云：「不免與諸人下個

註腳：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前三加後三，六七八九十。若作佛法會，沒卻諸人鼻；不作佛法會，瞻前而後失。」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上終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中

嗣法門人明崑等編

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此瓣香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始初一番勤苦如啞如聾，末後幾頓鉗鎚徹髓徹骨，爇向爐中供養現住昭覺本師上丈下雪醉和尚，用酬法乳。」白椎竟，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把定牢關，十方坐斷。莫有具透關眼底衲僧麼？」問：「古人道：內傳心印。且道心印作麼生傳？」師云：「從教桑海變，終不與君通。」乃云：「百法名門止此中，森羅萬象盡包容，杖頭指趣人難識，唯有旁觀一線通。是汝諸人還見也無？在此見得，可謂心珠日朗、性海澄清，一念圓明、十方普照，寒梅綴玉已顯盧舍家風，翠竹篩金悉是能仁境界；脫或未然，也是泥裏洗土塊。」

歲旦，上堂。「鏡清道：『新年頭佛法有。』明教道：『新年頭佛法無。』若道是有，則屈著明教；若道是無，則屈著鏡清。且作麼生恰好去？」擊拂子，云：「蟭螟眼裏翻筋斗，大洋海底捺葫蘆。」

光嚴寺閱藏，上堂。問：「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時如何？」師云：「一見便見。」進云：「聲應氣求皆古語，今朝始信不虛傳。」師云：「喚鐘作甕漢。」進云：「恁麼則龍潭浪涌三千界，錦水流出三峽中。」師云：「與闍黎何干？」乃云：「缽盂山畔，鶴唳鶯啼；光嚴門前，水流風動。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峰；慧日重明，轉雙輪於鹿苑。十二部經，一音演唱；修多羅教，萬籟宣揚。的體全彰，元無亥豕；八字打開，豈有烏焉？山僧就此下個註腳。」以拂子畫相云：「以字不成，八字不相。胡僧面壁，是甚模樣？」

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揖。是愚是賢，開口便識。因甚自己上人，出入面門不睹？可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明眼人前三尺暗。」

上堂。「五祖演和尚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個休糧方，耆婆不知妙。』後千巖無明和尚拈云：『管取有錢常住。演祖若是將無作有、拔貧作富，須還無明始得。米不蓄一粒，菜不栽一莖，恁渠往來者，喫得飽膨亨。』」師云：「二老漢！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一人有錢常住，一人將無作有。玉泉者裏即一不然，只是個截長補短、隨緣度日。且倉有米、山有柴，是牛？是馬？快哉！快哉！」下座。

上堂。「睦州唆臨濟喫棒，珊瑚枕上兩行淚；趙州教嚴陽放下，半是思君半恨君。呵呵！玉泉恁麼說話，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
九日上堂。舉：「白雲端和尚云：『金蕊叢叢帶露新，采采烹茗賞佳辰，浮杯何必須宜酒，但有清香自醉人。』開福云：『白雲老人大似巧媳婦，做出無麵餺飥，惜乎知味者少。開福效顰亦有一偈：重陽黃菊未成花，落帽無勞憶孟嘉，但得青山常在眼，不妨流水去無涯。』玉泉者裏不敢效顰，只要應個時節：本自天然不覆藏，年年九月菊花香，劫前一段新鮮味，樹老枝長葉半黃。」
冬至，上堂。「石筍暗抽條，寒梅新吐玉，乘時能薦取，卻是個中意。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今人不向枯木上生花、寒灰裏發焰，祇管死墩墩噇飯過時，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乃至盡未來際也恁麼。若個猛力憤性底漢，終不作者般去就，於天地未闢之時、陰陽未判之先，直截承當，認取本來面目。到者裏，方知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玉泉恁麼告報，未免有攀條例。雖然如是，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誕日，上堂。呈拄杖，云：「祝壽不用多說，只就杖頭點出，便見瀰漫天地，照耀古今，凡聖同源，物我一致。青峰舉首，歲歲發不盡之春；野鳥銜花，物物顯無私之用。所以道：滴朮福滄海，微塵遮域山，睜開正法眼，萬古剎那間。敢問大眾：拄杖有何神通得與麼任意自在？還委悉麼？幾度拈來誰著價？人天眾裏自稱尊。」
上堂。「扶豎頹綱，須憑宗匠發揮；埋沒家珍，要假能人做出。法海洋洋，靡正緣而莫出；境風浩浩，非良導以難昇。或群居山林，夥聚巷陌，形同鄙俗，貌濫僧儀。雖然如是，未免區區之論。」以拂子畫[十〇]相，云：「向者裏薦取。」
小參。「未出母胎，一段光明輝天鑑地；既出母胎，一段光明耀地燭天。大眾須知：此段光明人人本具，在凡不減、在聖不增，秖為背覺合塵、迷己逐物，致使蒙翳弗能現前，于是有諸佛、有眾生，有天堂可欣、有地獄可怖，如此紛然惑亂，終無了期。殊不知放下身心、豎起脊梁，嘿地回光返照，看破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貧獲寶、如暗得燈，何等快活、何等受用？到者裏說甚麼佛、說甚麼眾生，說甚麼天堂可欣、地獄可怖，出生入死不犯絲毫，或去、或留全超曠劫，其或性根淺薄、棄厭真修，生死到來悔將何及？」顧左右，云：「不向斯時親撒手，更要留戀待何時？」
小參。「把定六根門頭，不許絲毫放走，逼得虛空腦裂，通身汗流，雖是向上一事，未免流布今時。山僧昔年遭此，一但懨懶而休，不免放開一線，彼此任意優遊。雖然如是，且道：黑臉老漢來

算飯錢時如何抵對？」良久，云：「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
小參。「要做臨濟克家之子，必先奮遠大志氣，覷破靈山拈花之旨，了徹少室九年消息。」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的在甚麼處？』仰推出枕子。溈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云：「殊不知向未開口前早已流通，推出枕子也只是個擔雪填井漢。大眾！還知麼？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小參。「乾坤未判，陰陽未分，無有日月星辰、江淮河漢、萬象森羅、草木昆蟲。正恁麼時，且道是有象？是無相？」良久，云：「黑漆桶邊開正眼，看取沖霄鋭鷂兒。」
小參。「大道絕中邊，至真離言說，諸佛莫能提，祖師莫能掇。設使有遲疑，又入野狐窟，一毫工不及，卻倚草附木。到者裏，奮師子威、立金剛志，任是風吹不倒、鍼箚不入，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果獲到此時節，來方丈中喫棒有分。」
小參。「佛法本無多子，堂堂日用之間，秖因自信不及，卻於易處轉難。今夜不免作個方便，為諸人豁開戶牖，擊破疑團。」以拂子畫相云：「玉泉在此，與諸人傾腹倒腸，徹底掀出了也。」顧左右云：「收。」
小參。「老僧一向事繁，未暇入堂相伴，今夜卻有餘閒。拖莖拄杖相勘。」驀以杖度與侍者，云：「暫教靠在床頭，閒時與你打筭。」
小參。「喝下明機，看破臨濟家風；棒頭廓徹，捉敗德山門戶。所以道：濟北之佛法出乎平常，語默動靜脫體全彰，三玄三要，松直棘曲，有賓有主，鳧短鶴長。圓悟老人於諸佛出身處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京。』帶累妙喜打失鼻孔，遍界難藏。然雖如是，棒喝向上還有事在。且道：有甚麼事[妳-女+口]？」良久，云：「昨騎木馬滄溟去，踢翻海底一輪紅。」
小參。「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常照，人心無私忘我人、隳是非，大道無私融聖凡、了迷悟。」拈拄杖，云：「者個列挈赤條條，晝夜為諸人演無私法，直得月白風清、草秀花香，自是諸人等閒錯過，不能直下承當。正恁麼時，有個承當底麼？阿娘面目自相識，休來錯認驢鞍橋。」
小參。「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斬頭覓活。去此二途，如何諦當？大眾！到者裏，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天不能覆、地不能載，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無朕、無兆，無影、無形，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明暗、色空，知覺、見聞，善惡、

淨穢，取捨、得失，一一安置一邊，諸人向者裏道一句看。若道得分明，不唯參學事畢，亦且裂碎山僧舌頭；脫或未然，莫道不疑好。參。」

小參。「歷歷明明，淈淈[泳-永+盾][泳-永+盾]，胸內卻知有，盡方道不出。吐得出，元來是汝先天物。有等漢聞與麼道，便云：『會也。』及乎問伊：『會個甚麼？』卻又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諸人若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莫是盡力道不出底麼？老僧不惜眉毛，與諸人安家樂業。瓦石皆同體，聖凡本一心，若問娘生面，隨處現全身。咄！者是甚麼所在？向者裏拋磚弄瓦。」擲拂子，歸方丈。

為正勤居士對靈小參。舉拂子云：「嚴氏法名更正勤，回光覺照悟靈根，今朝擺脫冤親鎖，一段清風透月明。老瞿曇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從上諸祖盡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總要當人直截承當，惜乎諸人不肯回光返照、流浪生死。且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明暗色空、四聖六凡、有情無情、胎卵溼化，山僧說底、諸人聽底，寂寂惺惺總是個幻化。作麼生說個幻化道理鄄？」豎拂子云：「若在者塵拂頭上薦得，在諸佛分上不增一毫、在大眾分上不減一絲，便識得婆子出生入死、得大自在落處。非唯識得婆子落處，且識得二子起一念為薦嚴落處，功不浪施。有時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山僧不惜唇皮，和泥和水為諸人說破。只如山僧說底、諸人聽底，無二無別，明明歷歷，如青天白日。葛藤且止，且道正勤居士向甚麼處去也？咄！蛻卻者邊故衫子，即證那畔清淨身。」

為瑞松靜主小參。「慧日高懸，普天匝地，爍破佛祖眼睛，揭示衲僧巴鼻。雖然覿體全彰，認著依前不是，所謂無常生滅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到此也無古今、也無生死，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沒窠窟，如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內無外，是個無上佛土、是個不可思議佛土、是個不可量不可說佛土。既有如是無量佛土，只如孝徒今請山僧舉揚者段大事因緣津濟薦拔，且道瑞松上座在那個佛土安身立命？一段靈光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土花無數，剔起眉毛仔細觀。」

為慧良曹居士小參。「腦後圓光萬丈高，誰人分上減絲毫？秖因迷卻知身幻，致使性海浪轉邊。山僧到者裏，不用別吐新尖、多方曲引，所以古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慧良居士向者裏會去，便知生無生相、滅無滅相，本有圓光，內外交徹；如或未然，生也是幻、死也是幻，從上諸祖盡在此幻海中流轉輪迴，無有休息。且道：慧良向

甚麼處安身立命？」呈拄杖，云：「見麼？大地乾坤藏不得，覺花池綻一枝新。」
為慧靈唐夫人小參。師豎拂子云：「者婆子五十年前有生有死，五十年後無死無生，一道靈光無巴鼻，人間天上任縱橫。正當恁麼時，諸人還識得慧靈居士底面目麼？透脫頂門開正眼，霜花映水碧陵層。」
為正燈何居士小參。「本不生滅，何有去來？本自解脫，阿誰縛汝？本自清淨，何物染汝？由未達境惟心，故起種種分別，及道不生不滅、解脫清淨，恁麼又道未達境惟心、種種分別底道理于中薦得，妙喜世界不離者裏、西方安養不離當處，頭頭任運家風、處處莊嚴國土。大眾！還識何居士落處麼？萬疊雲山藏不得，九蓮花裏露全身。」
晚參。「參禪本無言說，鼻直一條坦路，每觀從朝至晚，返復原來者個。所以，一切諸法菩提、涅槃等名從淨法中得，貪、瞋、愛、取等名從穢法中得，淨、穢兩邊俱莫依怙，但有空名，三藏、十二分種種名言句義總不出此個元由。所以，古德云：『若心想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如人取聲安置篋中，又如吹網欲使氣滿，此乃諦實之說。若以為實，大錯，大錯。」擊拂子，云：「日輪當午照，莫待曉雞鳴。」
晚參。「說道說禪，自喪本元；談佛談心，埋沒己靈。玉泉不入者保社，獨步上崑崙。若有個具眼的聞恁麼道，把山僧拽出三門外爛椎一頓，不枉親到玉泉。」
晚參。「趙州茶，雲門餅，三腳驢子弄蹄行；曹山酒，仰山飯，八角磨盤空裏走。」召大眾，云：「者些老古錐，窮廝炒，餓廝煎，穿領破布衫猶在，十字街頭胡亂竄。」
晚參。「玉泉院裏雷聲震，摩竭提國令高懸，各揮寶劍當頭截，猶在虛空裏面眠。且道直截一句作麼生道？行到水窮山盡處，倒盔卸甲又依前。」
晚參。「生死事大，迅速無常，一息不來，便同灰壤。汝我出家兒，須趁色力健參究此事，莫圖快樂，錯過時光。纔見春耕夏種，倏爾秋收冬藏，人間歲月易消，己事因甚不忘？所以道：此事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迴避無門；若是波波挈挈，不肯回頭。似恁麼參學，參到彌勒下生，敢保未夢見在。玉泉非是減伊聲價，但恐臘月三十到來，個個手忙腳亂。」驀拈拄杖，云：「且道者個是甚時節？夜靜水寒魚不餌，總教袖手過殘年。」
晚參。「己躬下事不必他求，秖在當人四大六根靈靈弗昧、了了常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不敢正眼覷著，惟許當人直下承當，自然透頂透底。眾中還有此人麼？試出來通一機、轉一

語，富上座望風禮拜；設或未然，行也參、坐也參，廝結眉毛莫放閒，忽然腳跟驀點地，請續末後句。」
示眾。云：「有一人言到行得到，行到言得到。有一人言到行不到，行到言不到。不知那一個合受人天供養？若緇素得出，玉泉拄杖子兩手分咐；如或未然，山僧拄杖子牽枝引蔓去也。」
示眾。「放目河山外，春色十分姿，玉蝶穿花舞，黃鶯傍樹啼。煙拖零碎錦，堤柳亂垂絲，洞明西來意，了達祖師機。靈雲失卻眼，備老重添眉，兩堂龍象客，謾莫失提撕。」
示眾。「情緣易涉，己事難明。不究本元，自投岐路。境風浩浩，凋零覺樹心花；業火熒熒，煨盡菩提智果。道難遭而難遇，錯過幾多時；法易得而易失，光陰花費不少。責人如責己，德備多時；謀利如謀道，成佛久矣。一念純真，即入諸佛道場；散亂片時，便落眾生境界。自他不增不減，本來無欠無餘。但念無常迅速，慎勿隨情逐意。」
示眾。舉：「金峰和尚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一僧出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玉泉當時若見，但道：『莫說凡，莫說聖，莫道前後老婆心。忽若囫地冷颼颼，自然不墮聖凡窠窟。』」
示眾。「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且道真妄不立之時、有無不生之際作麼生道？」良久，顧左右云：「老僧咳嗽，無暇說禪。」
示眾。「古者道：『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又云：『莫謂無心便無事，無心猶隔一重關。』既是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勝過諸佛？又如何消受供養？于此見得諦當，方知古人舌生荊棘；如或未然，飲水也須防噎。雖然，且道：山僧恁麼告報，是有心耶？無心耶？定當看。有無之情如未瞥，莫於平地起崚嶒。」
示眾。「迦葉微笑，彌勒長笑，寒山一笑，虎溪三笑。」師呵呵大笑，云：「老僧者一笑又作麼生？」良久，云：「雖然笑處不同，卻也共一張嘴。」
春日，示眾。「日長饑有餘，夜短睡不足，熱汗急淋淋，蚊蟲相齧啐。大家搖扇取風涼，何用無繩而自縛？山僧恁麼說話，此中明個甚麼邊事？驢腮馬腳重重露，屋角桃花解笑人。」
示眾。「落花千點隨流水，啼鳥一聲送夕陽，碧眼胡僧無伎倆，九年面壁暗思量。大眾且道：思量個甚麼？向者裏見得分明，多羅正印任汝東搭西拋；其或未然，要見碧眼胡僧，何止程途萬里？」

示眾。「靜時觀人動，閒處看他忙，不知誰煎逼，拶得手腳慌。若要此時求解脫，除非參謁大覺王。且道大覺王即今在甚麼處？」良久，云：「頭長三尺。」
示眾。「即心是佛，烏龜向火；非心非佛，碓嘴生花。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不免與諸人道破。」擊拂子，云：「薦取。」
示眾。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和尚莫孱沸碗鳴聲。』投子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和尚喚作一頭驢，得麼？』投子便打。」師云：「雖然功不浪施，要且棒頭有眼。及道：『一切聲是佛聲。』者僧道：『和尚莫孱沸碗鳴聲。』因甚便打？又道：『一切麤言細語皆歸第一義。』者僧道：『和尚喚作一頭驢。得麼？』因甚又打？大眾！且道者兩棒是肯者僧耶？不肯者僧耶？眾中有具眼者，請端的看。」
除夕，示眾。「年新月新，日新時新，唯有一物，不屬舊新。且道是那一物聾？」良久，云：「老僧與他安名不得。」
因事示眾。「百丈教人開田，佛眼輪僧修造，楊岐逼慈明小參，趙州教嚴陽放下。且道玉泉者裏又作麼生？普請三門外刈禾。」

法語

示融默監寺

出家之志，不是尋常，必須秉個赤手成家手段，立身如臨陣，勇銳之威，只一片孤迥迥氣宇，於師象群中突出一頭始得。然此段風光，不假他人本來自足底，秖要當人大死一番，所謂不怕活不得，只怕死不得。且死而復甦後如何？本地風光天然事，那學庸人妄作徒。

示秀雲禪人

若是個實為生死底漢，萬緣放下，一切不為，單只把父母未生前事頓在目前，立起眉毛，動靜無虧，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佛祖不顧之旨，神鬼莫測其機，孤迥迥如坐在千丈井底，必要求個出身路，片念纔乖，喪身失命，在此千沒奈何、萬沒奈何。正恁麼時，更須用力一拶，逼得頂門迸破，囚地一聲，如在荊棘林中得一條活路出相似，到者裏一場大笑，方知從前許多錯用心也。

示福田禪人

法門蹂躪之際，祖庭秋晚之時，得一個半個血氣男兒挽回天意，滹沱幸甚。古人韜光晦跡于千巖之下，草衣木食于萬壑之中，又不知此輩尊宿謀何事也？倘為孝子賢孫，無易其志，今不能越過于先，可當減體半德。若以人我為住持，利養為高品者，不唯有負祖禰之囑，而返傷佛祖風化，荷己荷人，流落天魔黨也。

示融穆禪人

近來參學之人，不守毘尼，不懼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開口誇彰遊遍腳頭，出言貶剝諸方得失，自家生死不顧，好覓他人是非。此種學人，任使參到彌勒下生，也只是個乾打鬨。若是拿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墮此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辜負辭親本志。須立定腳頭，豎起脊梁，牢牢把定繩頭，不許絲毫走作。做到無人無我，徹頭徹尾處，倏然猛醒轉來，方知拈拳豎指，睜目揚眉，都是一場精扯誕。

示吼月禪人

參禪一著子，開口已成遲，似敵百千人，如斬一握絲。一斷一切斷，萬念絕情思，正當恁麼時，蕭然與佛齊。

示文達禪人

工夫宜及切，遲疑被緣涉，隙陰成易變，幻身那可得。此處不承當，轉身何時徹，說與參玄人，莫弄巧成拙。

示融之禪人

參禪莫順情，佛祖不相親，工夫要徹頭，志立已終身。瞥耳情念起，紛然境緣生，白日去偷安，難免虛空聞。

示性一禪人

此事宜努力，捷健如箭疾，譬登千仞山，似與萬人敵。有死不暇顧，無志弗堪惜，步步直到頂，始出一頭地。

示體空禪人

個事本成現，人人弗少欠，守護在當人，精操唯己念。推倒無明山，踏碎人我見，悟來心眼開，覷破本來面。

示了機禪人

工夫要剿絕，不在嘵嘵說，若存聖凡情，正是生死孽。如入萬軍中，刀刀要見血，豈獨破魔宮，佛祖盡斬絕。

示融徹首座

靈明之妙，於大不終，於小不載，其照不可容，其用不可測，故萬物備矣。參悟之妙，無異於斯，豈可以己意而推窮？所以思之議之，總是鬼家活計。故謂萬法本空，更莫心上起心，但能了心，何愁不悟？到者裏千問百荅，看風使帆，不在學問解義上。要識得根源落處，任他法性周流，猶如解纜放舟相似，不可執有求，不可執無取，只教縮大千於方寸之間，促萬年於一念之內，本來不增不減，自他無欠無餘，如眾器入金，而金何有異？似群波入水，而水自然向。秖要確其志，憤其氣，把作件事做到徹頭徹底處，倏然腳跟點地，始信鼻孔原來向下垂。

示玟睿維那

參學人貴在行解相應，誠信相孚，不可執己為然。有參則有學，參而罔學，如龍遊於淺水，無添意氣；學而不參，似虎落於平原，不長威獰。參學融通，如龍行大海而千浪潨洄，似虎入高岡而百獸齊驚，正如攜笻陟道，用之體之、止之棄之，亦何礙耶？在子之踐履耳。故蝡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所謂始無惛惛之事，終無赫赫之功，指有形之標，洞無為之化，明此不參而參、不學而學，盡天下之為何事而不可也。

示恆參上座

人處越南，取巨象口中之齒；客居江上，奪麗龍頷下之珠。須知衲僧手段，何誇於此？別有吞佛祖、融古今、越聖凡、離知解底風化，如巨靈擘太華，一擘無餘；似長鯨吸滄溟，一吸到底。若非具

此猛利，安能洞鑑本來？如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炬處知歸；如韶陽參睦州，掩門拶腳處契悟。雖師家鉗鎚之妙，係自己英靈所致；佛祖之道，貴乎後裔撐持。果獲如斯，不枉在俗漢群中跳入，師象隊裏弄爪牙也。

示琚睿禪人

初學之人如毛錶相似，必要幾過紅爐、幾入辣手，日琢時磋，百煉千鎚，於冷熱堆中毫不相讓。一日工圓，跳出紅爐，展開利刃，斬釘削錶，擘破境緣，總向者裏一齊剿絕，則孤峰頂上即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即是孤峰頂上，到此毘盧拱手、彌勒低頭，人天魔梵站立下風、臨濟韶陽吞聲有分，以之振祖基無基不立、以之酬師德無德不酬，正法眼藉此流通、惡知見由茲寢息，實為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示玥睿法孫

禪道佛法，原來是自己對頭，每於行住坐臥中，截齒呵責，放他不過，必要與伊剿絕，大為我用。故長慶七破蒲團，總為者個事，只得雲山萬里，湖南湖北，然後返身一躑，饒他鐵壁銀山，萬仞千層，輕輕一踏，直教徹底粉碎了也。苟不力盡其間，安獲如是受用？

示瑋睿飯頭

尋常做個粥飯主人，接待來往，亦須辦一片勤苦維持，方免過咎，何況欲趨佛祖無上妙道，不假恆心，鳥能得及？工夫做到純熟處，直下如一塊頑石相似，風吹不入，水洗不溼，忽爾點頭自肯，笑倒笊籬木杓，打破金牛飯桶，到者裏許汝參學事畢。是則也是，老僧拄杖子猶未點首在。

示璜睿書記

近來學道之士，忘卻出家本志，一向隨邪逐妄，不求正悟，將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熟背蘊於胸中，以為禪道佛法也。錯！錯！任伊博覽五車，窮變三藏，滿腹詩詞，百問千荅，殊不知到者裏總用不著。若是個血氣男兒，斷不向他人行處行，將自己生死大事為任，豈肯放過？或火爐頭、禪床角領納一言半句，行住坐臥也參，

痾屎放尿也參，迎賓待客也參，參到徹頭徹底，情思路絕，忽然扭轉鼻孔，觸碎髑髏，到此百靈拱首，千聖攢眉，將從前負風負雨踏遍雲山，腳頭債、草鞋帳一時酬也。

示[王*崇]睿悅眾

學道人只將個懼生死心為念，不得提起則有，放下則無，只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時時追究，刻刻提撕，一日功成，築著磕著，自有個倒斷處。若是立念輕微，志不猛利，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一朝黑面老子到來，與伊打箠飯錢，莫言不道。

示琳睿侍者

老僧惡辣鉗鎚，便是子的慧命，非大力量者，不能透入負荷得去。汝隨侍老僧廿載以來，不解初心，屏去紛華，留心此事，亦肯荷負，亦有透入處，但機語敲磕，似欠精銳，更須猛利，方為全美。雖然，閨閤之物本自圓成，老僧年來齟齬，眼目昏花，弗能葛藤耳。聊書兩則古人公案，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又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果欲了敵生死，將此兩轉語刻刻提撕，果獲恁麼，山門亦須點首。

示璐睿侍者

欲做超群越格之流，須向上人背後久立，爾自當精心親就，向逆順縱橫中討個分曉始得。如在老僧邊，日用中聲叫聲應，飯來老僧開口、茶來老僧舉手，須知老僧將臨濟家私徹底為子，日日舉揚，開渠正眼。到此，須知銕牛原不用鞭，大象何堪可舉？赤條條、囫圇圇，日用尋常橫拋順擲，如或不解敲推，還向手頭舒縮、俯仰、折旋薦取。且道薦取個甚麼？踏著山家田地穩，橫吹銕笛倒騎牛。

示自灰禪人

丈夫立志，如出匣金剛王寶劍相似，佛來也斬，祖來也斬，斬到無佛祖可斬之處，如師子王哮吼，壁立萬仞。到者境界，三世諸佛覷不破，生死魔軍摸不著，迷悟向甚處棲？是非向甚處泊？通上徹下，淨裸裸，赤灑灑，全體是個當人受用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塞卻佛祖鼻孔，坐斷聖凡路頭，向此中急討個巴鼻，許汝有少分相應耳。

示恆念典座

從上佛祖依此行門而入，歷代祖師因此行門而出。行之一字，乃道德之基，修身之要，豈有他耶？只要跳上蒲團，死墩墩地為禪也。殊不知只在吾人尋常日用之中檢點將來，無不洞明本地風光，人人到此總是忽略過了。子宜審察，大發疑情，追究一番，必須一一與他有個倒斷明白處，方顯汝變生作熟之手段也。

示慧心張居士

本性彌陀，匪從外得；惟心淨土，豈向他求？求之轉遠，十萬迢迢；從外覓，旋得旋失。但能心心相應，步步不離，忽然築著磕著，如子面母、如暗得燈，一段光明，照天照地，無隱無覆，法法頭頭，了無差別。到恁麼田地，知解門墻不推自倒，堂奧不涉已登，方才可與吾宗契也。如或未然，向馬祖道即心是佛，又云非心非佛處體究去。若體究得出來，玉泉老僧與汝證明。

示慧惺毛居士

行住坐臥，參不是禪；動靜閒忙，學亦非道。及參不是禪，學亦非道，且道如何下手？要知此事，有心即非，開口即錯，不可以形形，不可以識識，無對待，沒巴鼻，赤倾條，光灼灼，不用文學，奚假伎倆？只消一片冷淡心腸，久久不退，驀然腦後睜眼，佛法世法一時覷破。

示真佛周居士

娘生面目，個個何虧？佛祖風光，人人具足。只是不肯承當，對面錯過。若是有志丈夫，向此確起正念，本無二心，展轉摩光，孜孜淘汰，窮去究來，至極至微，向一毫頭上有個入路，塵勞自息，昏散自除，行住坐臥，身心兩忘，待客迎賓，無分彼此。到恁麼田地，貴乎長相保守，欻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

示慧超彭居士

此段風光，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但略造作些毫，不無返相背戾。若是血氣男兒，向機前領解，句外承當，一拶百碎，驀然自肯，撫掌呵呵，更不畏糧涉足，向人門戶討。

見死魚浮水面上，僧問：「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師云：「元是伊安身處。」僧喝，師掌云：「活也。」至晚，僧入方丈請益，師問云：「命虀？」僧乃喝，師復掌，僧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云：「休鼓粥飯氣。」僧一喝，師復掌云：「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僧云：「請和尚代某甲道。」師云：「還要第二杓惡水麼？」

問僧：「甚處來？」僧云：「昭覺來。」師云：「老人與你道個甚麼？」僧云：「騎賊馬趁賊。」師云：「恁麼當面錯過。」僧云：「贓物現在。」師云：「即今到玉泉作麼？」僧詣前禮拜，師云：「草賊大敗。」師又問一僧：「老人與你道個甚麼？」僧云：「問答分明。」師云：「分明底事虀？」僧喝，師云：「儱侗漢。」便打。

居士問：「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因甚又誦經禮佛？」師云：「是誰教汝愛婆娑？」士云：「和尚也須珍重。」師云：「莫謗老僧好。」一居士云：「弟子不會參禪，只是念佛。」師云：「佛作麼生念？」士舉數珠云：「晝夜一百八。」師云：「古人的。你的虀？」士無語，師云：「情知你伎倆盡也。」又士云：「何不道一句？」師云：「你將謂別有那？」士云：「秖在目前。」師云：「目前底意虀？」士無語，師掌云：「河裏失錢河裏漉。」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終日在外邊。」「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堂前提正令。」「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騎牛入鬧籃。」「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銕樹花開風浩浩。」僧禮拜，師云：「者個是偏？是正？」僧喝，師打，云：「看取令行時。」

師問僧：「是誰拖你者死屍來？」僧云：「某甲親到玉泉。」師云：「秖如死了、燒了，又將甚麼到？」僧喝，師云：「總在死活裏作活計。」僧無語，師喚僧，僧應諾，師云：「你只活得，死不得。」

僧問：「盡力道不出時如何？」師打云：「正好喫棒。」僧云：「道得後如何？」師又打云：「還嫌少在。」僧禮拜，師云：「即今是道得否？」僧一喝，師連棒打出。

僧問：「弟子初出家，佛法中事總不知，請和尚指個路頭。」師云：「適纔那裏去來？」僧云：「府中來。」師云：「汝早識得路頭了也。」僧云：「請和尚親切指示。」師云：「喫茶去。」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大佛來。」師云：「佛大多少？」僧指師顧空，師云：「見神見鬼。」

師出，一僧入，師云：「覿面相逢時如何？」僧云：「兩眼對兩眼。」師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僧云：「遍地是黃金。」師掌云：「猶要作主在。」
僧問：「文殊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只見錐頭利。」僧云：「罔明因甚出女子定得？」師云：「不見鑒頭方。」
師問僧：「無邊剎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因甚菴內不知菴外事？」僧云：「為和尚眼隔。」師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因甚今日不知明日事？」僧云：「水滿滄溟月滿天。」師云：「興化道底。」僧捫耳而出。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家風？」師云：「痛棒一頓。」僧云：「離此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負恩者多。」
送亡僧。僧問：「衫子脫在者裏，未審隱上座在甚麼處？」師云：「汝且疑著。」僧云：「死了？燒了？」師打，云：「看者死漢。」
僧問：「疏山手握木蛇，意旨如何？」師云：「毒氣殺人。」僧吐舌，師云：「中毒了也。」僧一喝，便出門。復回，又問：「如何是曹家女？」師云：「頭不梳，臉不洗。」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寒山淡泊無款待，雪飯冰茶迓上流。」僧拜云：「勘破了也。」師云：「上座家風又作麼生？」僧豎指，師云：「卻是老僧勘破汝。」
僧箍桶次，師云：「我有個破沙盆，拿去箍看。」僧詣前禮拜云：「箍盆已竟。」師云：「箍得不如法。」僧以手畫圓相，師打云：「太費力生。」
一士禮拜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云：「誰縛汝？」士云：「無人縛。」師云：「求解脫作麼？」士撒手便行。師喚回云：「去！」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穿衣喫飯。」僧頷首，云：「阿呵呵！」師云：「會得耶？」僧豎指，師云：「將成萬仞之山，猶欠一簣之土。」
眾入方丈喫茶畢，師拈拄杖云：「老僧者條邛竹杖要賣與人，未審眾中有酬價者麼？」僧奪，師云：「莫攙行奪市。」一僧云：「價值多少？」師云：「你不是買主。」一僧云：「露出頭尾。」師云：「亂咬作麼？」師以杖度與侍者云：「持向幽堂頻靠壁，待個別寶波斯來。」
僧問：「漆桶不快時如何？」師云：「眉毛千斤重。」僧云：「撲破時如何？」師云：「大地一輪紅。」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非汝境界。」僧禮拜，師云：「果然。」
問僧：「甚處來？」僧云：「南方。」師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僧云：「與此方無別。」師云：「何似老僧者裏種田搏飯喫？」僧云：「和尚佛法如何住持？」師伸左足，僧禮拜云：「幾乎錯過。」師云：「三十年後切莫錯舉。」

像贊

慈氏像贊

者個老漢，瀟瀟灑灑，顛顛狂狂，只將肚腸扯寬，亦任兒童放曠。喜遊婬房酒肆，慣入花街柳巷。十字街頭，兜兜答答；三家村裏，做模打樣。呵呵，原來冷笑果無情，乾坤日月一袋裝。

祖像

者個胡僧是精扯誕，本係西域一夥，來此東土何幹？一張利嘴如錐，惹得梁皇不羨。自知面愧隱嵩山，引得人天肝膽顫。

面壁祖像

面上沒點血色，卻也知廉識恥。昔日慚惶隻履西，今朝然何在者裏。呵呵，自覺從前一旦非，掉轉面朝石壁子。

祖像

四七之終，二三之始，自不穩口藏舌，惹得煙塵遍起。倒駕一蘆五葉後，兒孫至今犯口嘴。
又
鼓起個眼睛，打一雙赤腳。[同-(一/口)+石]破窺天管，出卻甕裏鵝。呵呵，將謂你是少林始祖，卻是吾家細作。

木隱達磨

看者毛臉和尚，肚裏沒些伎倆，本是一片朽木，卻來丟個形狀，不異折蘆風力，何別有此景相？東來也不稱贊，西去也不舉揚，貴在直心直腸，情與無情供養。

雙桂破師翁像

燕額螺髮，虎鬚銕臉，人情不識，佛法齊鏟。喝下山崩石裂，棒處雷轟電捲，有佛處七縱八橫，無佛處千化萬變。今朝撞入玉泉，不是依前風氾，焚香稽首贊揚，供養神頭鬼面。

本師丈老人像

法身非小，世界弗闊。坐在芙蓉，搖動萬國。九十餘年，婆心不歇。盡把大地眾生活埋，任使人天路絕。向有橋處拆橋，去無楔處添楔。棒如雨點兮須彌到走，喝似雷奔兮乾坤失色。憶昔冤沉如海深，盡把家私向人說。

又

者老和尚，描又不成，畫又不像，縱步白牛山頂，坐在昭覺堂上，捉敗百千手眼，秖用一條拄杖，硬糾糾當陽不顧，活卓卓佛祖不讓，今朝撞見忤逆兒孫，畫與人天做榜樣。

慈航老人像

面如滿月，口似盆傾。有無不立，邪正不分。開生藥舖於金川，轉爛葛藤之法輪。毒死無限傑士，絆倒許多英靈。佛魔人天觸著，管教性命無存。卻被丹青描出，一任兒孫贊嗔。

大如和尚像

坐道場於唐安兮，戒月孤明；演木叉於光嚴兮，法雷普震。有時浴缽兮，龍旋霧起；有時振錫兮，虎嘯風生。狼心鬼意兮，與人天脫換皮毛；銕舌釘嘴兮，向佛祖鏟削邪正。不拘大庾嶺頭提不起之手段，當作老賊出身之門庭。

自贊(融徹首座請)

者個老漢用盡機心，把千百年外骨董，復舉重重惑人，握條七尺瘦筋，驗斷衲子性命。佛兮不拜，祖兮不尊，去虛空裏開竅，來白肉上生釘，有時向鑊湯裏游戲，有時在針鋒裏藏身。試問他是阿誰？無餘聲色陳君。

又(睿維那請)

不歇心兮六十翁，風旛長挂在郵筒，絲綸下有千尺浪，布袋還收四海龍。兔角杖頭懸日月，龜毛拂上束虛空，九如具隻蟭螟眼，描個影像在其中。

又(琳睿侍者請)

者個病和尚，行藏太狼當，皓頭鉅齒，虎鬚生銕，鑄就五藏，胸中沒點氣息，慣要裝模打樣，住在玉泉院裏，獨步機鋒頭上，不分佛魔人天，相逢一頓痛棒，敲破虛空骨髓，露出先天形狀，一朝撞著李九如，脫個影子在紙上。

萬良陳居士請贊令堂像

慈仁恩重若彌峰，九我劬勞贊莫窮。壁挂幀容雖幻像，晨昏瞻敬與生同。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中終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明宣等編

拈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拈云：「調御師向無機處顯大機，卻是自相漏逗。雲門於本分處不本分，禍入私門。當時若是坐斷舌頭，免致天下人賣弄唇齒。」

百丈野狐。

拈云：「不落因果，不昧因果，一隊無孔銕鎚道道看，有智主人二俱不立。」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云：「世尊陞座，向無梯航處設梯航；文殊白椎，非漸次中言漸次。檢點將來，煞有淆訛，具眼者請向下座處道一句來。」

女子出定。

拈云：「三人證龜成鱉則不無，怎奈傍觀者哂？」復云：「誰是傍觀者？」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拈云：「世尊拈花，靈龜拽尾，迦葉微笑，影跡難除，百萬人天，略較些子。噫！毋借人口換氣。」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大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拈云：「調御師無端向人天面前撒沙撒土，將百萬億人眼睛瞞卻，輥入黑暗窟裏，還有開眼底麼？」

馬大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者裏卻不會。」僧回舉似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馬師父子鋒頭太硬，將人活埋，幸者僧清機險峻，且三位老宿都無出身之路，你還見抱贓叫屈底人麼？」

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亦曾坐，亦曾臥，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拈云：「南泉善赴來機，未免隨人起倒；大夫擅弄慣串索，也是將錯就錯。可憐六月向火，炙得鼻頭酸。」

大夫嘗問南泉：「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不得碎瓶，不得損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

拈云：「南泉老人費許多氣力，未免就窠打劫。若到玉泉門下，便與他和瓶[口@石]碎。何故噇？瞌睡當不得死。」

大梅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拈云：「一是因風吹火，一是冒雨撐船，且信一半。」

五祖演中節示徒云：「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就放筆，一鬼現身斫額云：『汝爭奈我何？』老僧若見，以手作鶻鳩嘴向伊道：『谷谷孤。』」

拈云：「秀才筆尖上墨水未乾，打不溼紙。五祖一令如敕，伏尸萬里。玉泉待伊現身，云：『汝爭奈我何？』呸一聲，饒伊手口齊動，只道得八成。」

大愚芝示眾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

拈云：「大小大愚，莫謂齒落血流，舌頭墮地也不知。」

五祖演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拈云：「諸人還識得他麼？直饒識得面孔分明，未免猶是他奴在。何故噇？且道他又是誰？」

僧問佛日弼禪師：「如何是毘盧印？」弼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弼云：「步步成跡。」

拈云：「佛日和尚不辭婆心，徹底為人檢點將來，未免翻成鈍置。忽有人問玉泉：『如何是毘盧印？』但言：『籀字不成文。』又道：『學人不會。』云：『文彩已彰。』」

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道喚作甚麼？」

拈云：「以拄杖橫按，云：『溈山僧即今在者裏，且道水牯牛在甚麼處？』」卓一卓，云：「溪西雞齊啼。」

南泉兩堂爭貓，泉遇之，拈起貓云：「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卻。」眾無語，泉便斬之。趙州外歸，泉舉前話，州乃脫草鞋頂頭上便出，泉云：「子若在，卻救得貓兒。」

拈云：「王老師一場漏逗，趙州老賊過張弓，故臭遍天下，無人救得了。」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趙州七斤破衲，許多翻騰，從前不解浣洗，至今臭不堪聞。」

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出者死漢。」僧便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拈云：「百步而止，雖死猶活；就地而倒，喪身失命。者僧縱解腦後拔箭，待他出頭來，也只在草窟裏幌。」

丹霞燒木佛。

拈云：「丹霞燒木佛，禦寒也。如由基箭院主墮落鬚眉，正令當行。雖然如是，得失在甚麼處？」

古者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汝搆去。」佛果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當眾慶懺。」

拈云：「看者三個老漢，只謂閒不過賣弄伎倆，玉泉也不兢兢吒吒，一味取慎逍遙，寒燒榾柮撥紅火，熱則乘涼把扇搖。」

偈

示野雲禪人

野雲箭疾任飛騰，宇宙橫空絕點塵，但得殘霞收拾靜，明明獨露一孤輪。

示潔然禪人

一念不生真淨界，凝然皎潔更無瑕，吾門多少英靈子，只為貪求被物遮。

示元空靜主

丈夫立志要超群，莫向枯巖學死墩，蒲團坐破百千個，依前日午打三更。

示圓靜禪人

個事元來本自如，闍黎莫謂有親疏，和身放下非庸易，馳騁徒勞涉異途。

示心田禪人

朝朝何必苦心田，費盡機關亦枉然，待汝智窮伎倆盡，元來滋味一般酸。

示大癡禪人

子湖狗子太無情，犯著阿師也斷魂，不與闍黎通一線，相逢又道少知音。

示體用禪人

有心覓道道轉遐，無念怎麼放過他，坐斷有無全體用，山河大地絕週遮。

示恆參上座

穿衣喫飯非他得，一段光明毋自欺，未向其中親撒手，不知心苦待何時。

示應徹園頭

山家活計钁頭邊，時雨時雲莫放閒，子若一毫功不及，許多園圃入荒煙。

示湛吟莊主

挽定繩頭駕定犁，須從方寸把工施，鐏頭脫處高睜眼，土塊元來本是泥。

示明本禪者

明得本來一段風，百千諸佛體皆同，子今自不承當也，任往雲山幾萬重。

示峨睿禪彥

臨濟家私不覆藏，尋常拋放在雲堂，個中恨無知音者，一喝從教手腳忙。

示琇睿禪者

青年立志欲逃禪，切莫隨流涉外緣，招手隔江直取去，如今此輩罕逢焉。

示當軒行者

賦性溫良真切直，行藏卻與世相宜，先天一物隱何處，多少人來又著疑。

示琁石禪人

此事明明不覆藏，當人於此要承當，輕輕觸著娘生鼻，汗下通身徹骨涼。

示瑯石牧子

顛蹶狂牛一索牽，調馴水草漫加鞭，挽回自得天真性，種月耕風本自然。

示真誠沙彌

立心學道貴真誠，溽暑祁寒總一心，漆桶驀然箍子脫，十方世界露全身。

示[玩-兀+下]石禪人

鑄就一番銕心腸，大凡作用莫尋常，腳跟點地非他物，本是吾人一段光。

示瑂石香燈

靈源莫待暗昏昏，時把心燈晝夜明，禪室悠悠光皎潔，朗然洞徹本來人。

示惺石勤策

長年行海意如然，苦戀工夫志不遷，缽盂有口通消息，法門堪作一旛竿。

示嘯石禪人

己事有無己自知，神機萬變倩阿誰？南泉不是忒無力，暗轉繩頭放過渠。

示[王*榮]石禪人

钁鋤一怲似鋒，解用之時活似龍，截斷多生塵業網，出家方信有全功。

示岫石禪人

粥去飯來從汝用，試思喫者是阿誰？忽然咬著舌頭血，吐出面前紅一堆。

示玄學上人

一筆蘸乾太液池，半肩挑盡五湖冰，衲僧作略能如是，不負當人一片心。

示慧曉丁居士

頂門慧眼曉如日，爍破虛空號太玄，那個男兒甘自昧，揮開萬象別壺天。

示慧本楊居士

個事本來沒甚奇，穿衣喫飯現成底，到頭一著君須薦，妙在呵呵大笑時。

示慧定張居士

兩岸歸來雪滿身，一腔風月向誰傾？驀然冷地旄星瓊，始信從前錯用心。

示慧光王居士

剔起眉毛莫放閒，頓除劣勝與談玄，冰肌雪骨同梅質，水滴年深石也穿。

維那一日率眾乞開示。師云：「近代禪者多，實為生死者少。若論此事，非大丈夫必不能為也。何故噁？此段大事因緣，乃成佛作祖，了脫生死大事，豈尋常可得也？先要發向上機，立向上志，發大誓願，要信得及，放得下。話頭乃悟道之根，疑情是見地之本，時將末法，人命轉促，無常交參，一入幽塗，累劫難出。畢竟此生要了明者件大事，便得快活自由，不被生死業網牽絆。倘此生不了，有何交涉？一息不來，轉頭不知是何面孔，良可悲也。在此勢立千夫難敵之勇，百折不回之心，詣知識邊，或請個話頭，或經教未明公案，領在八識田中，時時參究，刻刻提撕，勿令斷絕。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寒暑不遷其初，安危莫奪其志，不得賣弄虛頭，發言先要誠實。只是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斯參去，歲深月久，功成果熟，時節到來，其機自發，倏然迸破疑團，始得大休大歇也。有等機淺之流，抱個話頭，作個猜謎相似，只望求人說破，知識婆心豈肯誤賺？待自悟去。若向此中無下手處，自生退悔，返不信話頭是悟道之機。參禪了脫生死，與同流者曰：『歷代說禪說道者，亦未免死亡。何故自勞筋骨，苦其形軀，不如穿些、喫些、受用些，是正經的事。大限到來，未免一死而已，豈有二耶？』蒼天！蒼天！此輩愚人，乃佛法中大魔，自斷命根，自投網罟，良可嘆也。此輩不唯彌勒下生、千佛出世不能救也，亦是無始劫來業識影子深重，不曾遇佛法故。有等學人裝點知識，賣弄虛頭，開口即是機鋒，出手便是拈拳，胡喝亂喝，顯異惑眾，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其知識等與佛齊觀，必須究竟，使一切人歸正路頭。不契其機，返生誹謗，說知識無冤親，平等有愛惡之心，即掉臂而去，撞入魔黨，將古人千七百則公案從頭一一註解。設或一聞，如箭入

心，自云：『此知識纔有徹底為人處。』惜乎乍入宗門之輩，披如來衣，行天魔事，渣滓佛海，荊棘祖庭，將世尊大全之旨返為戲具也。諳兄弟！不聞先聖有停餐輟飲、廢寢忘勞者，有脅不至席、立願三年者，有十年、二十年在此中作活計者，至于歷代諸尊宿不勝枚舉，豈先哲有賺殺後昆耶？眾兄弟及痛念生死大事，不憚百里之遙，來到蟠龍，共守寂寥，不得虛過時光，各憤勇猛，當下了明，勘破諸方善知識舌頭也。」

普說

師云：「昨日二十九，今朝是三十，數目甚分明，循環無間息。無間息，與他覿體不相識。」師召大眾云：「且道他是阿誰？」一僧云：「謝茶。」師云：「喫茶時謝茶，不喫茶時又作麼生？」僧云：「謝茶。」師云：「釘樁搖櫓漢。」
舉：「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濟拈棒，僧擬議，濟便打，僧不肯，濟云：『汝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到三聖，舉前話，聖拈棒，僧擬議，聖亦打。」師云：「者僧決不從定州來。何故噇？若端的是定州僧，何被臨濟傾家破產，殃及兒孫也？」師良久，云：「諸兄弟！明眼人前不得錯舉。謝茶。」
「萬菴以小參普說當供，玉泉恰逢淡泊，且不妨攀例以表殷勤。」遂展兩手，云：「和盤托出了也。大眾！下口著緊防噎殺。」
「雲門餅子趙州茶，下口方知滋味佳，信手拈來輕[口@石]碎，中有一物不沾牙。且道是那一物噇？待無人時與伊說。」

分燈

融徹圓頂禪人

性宗一義諦當觀，選佛場開正法筵，龍象四來雲集會，雲施電卷舞三台。

慧空智海禪人

楚湘行腳渡西軒，踏破煙霞任指南，當下了明正法眼，拈提祖令振三玄。

融穆圓宗禪人

早年離師易，他方誘物難，老當身益壯，歸院祖燈懸。

玟睿明崑禪人

的的西來大意宗，流芳千古應無窮，一條白棒揮霹靂，撥轉娑婆四海龍。

琳睿明宣禪人

法幢高豎在西東，任爾爐鎚億萬鎔，七尺烏藤吩咐汝，撐持祖道仰輝弘。

頌古

世尊初生。

囚地一聲海岳昏，何緣自己卻稱尊？識來調御舌頭也，三界都盧一個人。

《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水流江漢去，雲入紫微都。

世尊睹明星。

堆堆黃葉雪峰寒，坐久成勞夜夢譫，且喜明星刺著眼，自尊自大到何年。

世尊拈花。

四十九年說盡麼，人天眾裏好哥哥，頭陀一見呵呵笑，放不下兮漏逗何。

女子出定。

文殊出不得，罔明入不得，女子與瞿曇，有耳聽不得。

趙州狗子。

狗子佛性論有無，依然壁上挂葫蘆，舌頭墮地君知否？辜負高陽酒一壺。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侍者禮佛，以杖打遠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扶起放倒意若何？無端特地起風波，棒頭有眼明如日，遠老通身挂緣羅。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展銕旗鼓，握霜刃劍，一歸何處？萬法裏現。

南泉斬貓。

南泉據令不尋常，白刃臨機孰敢當？頭戴草鞋如救得，死尸猶不臭諸方。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陽云：「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陽當下大悟。

人人認作現成底，無底草鞋付與誰？幸荷嚴陽苕帚柄，兩手持去埽東西。

趙州三佛。

泥佛不度水，日炙與風吹，形山無處覓，那許著眼窺？金佛不度爐，寒光匝地敷，霹靂海門闊，含元萬像殊。木佛不度火，灰飛滿大羅，[口@石]碎琉璃瓶，清光何處無？

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隨情應物，體取非有，用處非無。叫呼聲未絕，當人已出戶。

又

本來面目，隨物應物。鴨寒下水，雞寒上樹。

溈山水牯牛。

莫道溈山不道牛，白雲影裏看撐舟，輕煙盪盡狼煙息，野水長天一色秋。

鳥窠吹布毛。

幸然無事可相酬，去路迢迢嶮更憂，拈起布毛風電急，移山倒海一時休。

主人公。

主人公，不尋常，兩道銕橫眉，一付冷心腸。通身無影像，遍界不曾藏，不曾藏的體，全身露堂堂。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棒弄塵，全提殺活臨機，逼得須彌倒走。
我腳何似驢腳，動步無非踏著，驀地踢翻崑崙，白刃紅旗閃爍。
人人有個生緣，吾宗直旨單傳，逢人斬頭截角，管取血濺梵天。
佛手驢腳與生緣，總取還他一串穿，安置中原大唐國，風吹日炙到驢年。

三種師子。

三種師子不尋當，張牙露爪氣如王，光吞劍刃錐鋒疾，銕額銅頭也斷腸。

汾陽三句總頌。

汾陽三句轉崑崙，雲綻青天月到村，開合卷舒隨逸目，天明依舊又黃昏。

汾陽三訣

第一訣，勝奇絕，手把無孔鎚，敲落一輪月。
第二訣，無言說，握柄太阿鋒，殺人要見血。
第三訣。一條銕，忽遇謝三郎，提起驀頭楔。

三句

第一句，的體分明休擬議。高著眼，百艸頭邊祖師意。
第二句，白日青天轟霹靂。休側耳，直下分明須薦取。
第三句，妙用臨機如箭疾。石火光，那個男兒知端的。

浮山九帶總頌。

九帶全提正令行，舌頭墮地眼橫睛，臨機突出威音外，末後何須再問津。

正法眼藏。

世尊不說，迦葉不聞，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涅槃妙心。

劫前本自無拘束，佛眼何曾識得伊？一點圓明無影相，恁他南北與東西。

十智同真。

十智同真浩太玄，就中一點許誰傳，千年鰲脊老逾健，百尺竿頭任縱橫。

臨濟四喝。

一喝金剛劍自揮，威風凜凜透坤維，輕輕舉動傷鋒手，屍橫遍界血星飛。
一喝師子踞地時，玲瓏豈肯穴間棲？萬里狐狸潛蹤跡，銅頭銕額也頭低。
一喝將為探影艸，皮骨肺肝盡知曉，較驗輕重機電急，擬思量處枉徒勞。
一喝不作一喝用，銕蛇鑽入酒糟甕，好要分明舉似人，秖因舌頭千斤重。

三要。

第一要，絕朕兆，覿面無回互，寶鑑當空照。
第二要，無巧妙，縱奪機電掣，匝地寒光耀。
第三要，深玄奧，泥牛吞卻月，石虎迎風嘯。

無鑷鎖。

四稜著地內空空，廓落玄機振祖風，世界乾坤都鎖斷，中留日月過西東。

無孔鎚。

軟似山鋼硬似泥，大悲千手亦難提，拈來安置芙蓉地，無限天龍也皺眉。

無星秤。

條條赤體沒些痕，曾試青州衫七斤，分兩錙銖毫髮叩，休將錯認定盤星。

無孔笛。

生來格調氣多清，不屬陰陽造化成，逸興頻吹雪曲韻，驚翻石虎望龍吟。

無縫塔。

參天兩地影團團，突兀無文萬象全，卻被耽源委悉後，今古無人描得全。

無絃琴。

不用斧斤鐫琢成，南薰一調了無聲，坐中誰是知音客，聽取分明韻更清。

無底缽。

快暢團團一缽盂，大庾嶺上是全提，人天應供非千手，釘飯頻炊接上機。

無根樹。

日炙風吹幹不摧，挺然卓立合坤維，不同萬象增榮茂，影覆人天別一枝。

無底籃。

不假工夫功自成，收藏四海毒龍獰，高懸無影枝頭上，電閃星馳篩月明。

無底船

呈橈舞棹出前溪，帆影橫斜掣電飛，逸興蘆花深雪裏，滿船空載月明歸。

行實

康熙戊辰長至日，首座融徹領大眾入方丈，乞師自述行實，師云：「莫揚家醜，塗污人耳目。」眾再三誠請，師堅止之。至己巳夏佛誕前一日，因師病篤，徹仍領眾入室，復乞示誨，師云：「何勞大眾重重繁瑣？」師見其殷殷，只得對眾拈出。「余本蜀南眉州人，父姓龔諱輔，母劉，生於天啟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時也。齠齔之年，一日聞鄉人請法師講《金剛經》，余偕父詣彼法席，總無所知。至經完，提唱世尊捨皇宮入雪山苦行因緣，余聞之不勝暢然，心中默想：『使我今生出家，如此修行，滿我願也。』遂回白母，母峻阻，余堅志甚切，心中惱悶，兩日弗飲。父遂問其故，母舉吾志白父，父曰：『出家因緣卻非小可，恐此子三生有願，故出斯言。果欲實念，設齋送伊出家，了其前願。』余聞此語，不勝忻悅。於甲戌歲禮古渝慈航主法剃染，法名德富，侍師恆從講席。丁

亥歲，隨師至遵義開演經期，值一禪者提唱：『悟本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驚異曰：「吾非汝師。」指往五洩山禮勝默禪師剃落。』予聞此語，生大慚愧，從此放下死心，將者公案每每提撕，放之不下。吾性愚機鈍，諦觀教典曲徑多門，不得脫灑，常隨師方外，靜時少，亂時多，終日懊惱，舉措無由，費盡心力，無一點縫罅，被昏、散二魔所攪。自揣業識深沉，三生未獲勳修，於佛法中不能悟入，遂淚下如雨。至次日，臨眾聽講，物我渾然，一切不知。至若心有住，即為非住，少有契入，胸中凝滯，豁然頓釋，轍身出外。有禪者曰：『佛法未周，汝出來作麼？』予曰：『將此作佛法會，敢保未夢見在。』僧曰：『汝具甚麼眼，敢恁麼道？』予曰：『道破即不堪。』僧曰：『也要大家知。』予曰：『用知作麼？』僧咄！予便掌。自後披閱諸祖語錄，始知聖道之權實，正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也。期圓，隨師至岷山法輪院，閱經數載。至丁酉，辭本師，詣圓覺山大如和尚座下圓具，遂命演毘尼，仍回法輪。師命峨眉施茶，一夏而歸。是時，本師染恙，藥石罔效。予覽教典，昔玄奘曾為師割股之說，予效之。是夜，人盡時，焚香禮拜，就左股上割肉煎湯，持本師榻前請服。本師接著手中，嗅而問曰：『此是何藥？』予曰：『是某善士所採艸藥，囑人盡時方服。』本師服之，就枕而臥。予侍榻少頃，師乃放聲大淚，予胡跪云：『師何故如斯？』本師曰：『吾年八十皆去時也，汝何行此苦法，欲救吾耶？世間一切總屬幻化，況色形耶？縱使百年，亦不免也。』予曰：『德富有何苦法？』本師曰：『汝猶瞞我。予夢寐中，忽有神人告曰：「和尚壽筭滿矣，奈徒行苦行，秖延十日也。」』予泣曰：『德富欲效前人所行，祈師常住在世，為眾生津梁也。』師曰：『雖則如是，爾猶未空。』予復禮拜而出。本師竟終于己亥春三月十四，果旬日也。予送師入塔訖，三年服滿，辭眾檀越，詣灌邑唐家寺開戒壇，閒暇披閱子史。一日，有感曰：『義學秖益多聞，難禦生死。生死不了，學奚益哉？』予便束包行腳，參遍諸方。後仍旋灌邑，值怕參大德，以郫筒玉泉虛席，請予主之。庚申，昭覺丈老人遊崇寧福昌，予偶遇老人，把手曰：『你然何藏在者裏？』予曰：『未曾藏。』老人呵呵大笑，予禮拜。次日，老人回昭覺，予歸玉泉，老人寄扇一柄，書偈云：『昨過福昌信言行，福昌有賊據其門。問其所以徵其信，曾劫含元殿裏人。』後省覲老人于昭覺，數遭惡辣鉗鎚，記為種草，以源流杖拂授之。偈曰：『古城遺堞起翔龍，出入玉泉菪菡中。一聽老僧垂示後，風雲雷雨盡相從。』予堅辭曰：『力量輕微，難擔大任。』本師曰：『近來法門秋晚，佛法埽地，借重扶持。』遂拜受

之。老僧德涼行寡，只堪隨緣消舊，以終殘喘，有效亮座主之志，方如願也。不憶本邑自覓張居士為期主，請開法，幸蒙法兄懶石、佛冤、問潮三位和尚輔弼，命予陞座，是以聊拈瓣香，勉登曲彔木床，用報師恩。予赧顏抱愧，薰蕆共囿，魚目混珠。今因諸子必欲老僧納敗缺，老僧元來無事，殊期露盡家醜，重帶枷鎖，其末後事付在他時，何堪瑣瑣？諸子嗣後履踐宗乘，切莫作者般去就，勿勞久立。」一眾作禮而退。

書問

復慧菴居士

來翰云：業海漫漫，未委何處是岸？此未委二字便是捷徑路頭，恰好下手。向者裏須下一番精采，屏除見聞覺知，只教前後際斷，任是佛法、世法打成一片，至無一片影子時節，自然不用些毫氣力而信步到岸也。此復。

復嚴先生

金山謂東坡先生胸藏萬卷，提起父母未生前事，茫然無下手處。今讀來翰，莫謂山僧不識好惡，先生亦無下手處，總向有無、內外、中間尋討。若向空劫以前領荷，可稱敏手，切忌閫外打之遶、作活計。殊不知此事不著者些氣息，亦非語言可詮、形相可表，只一個平懷做去，始契其機。若論于文學中明此事，任君才過李、杜，志奪項、劉，到者裏未免無下手處。

寄楊居士

寒則同寒，熱則同熱。此二語甚是應時應節，但未知穿衣喫飯、迎賓待客之時，曾獲一回汗出、徹體清涼否？直饒居士與麼去，老僧還要問汝：上日到玉泉，被老僧一掌打落鼻孔，未委落在何處？即今尋著否耶？若尋著，與老僧通個消息來；若未然，再來喫玉泉棒何如？

復竹浪法兄

攔路接人，赤心為眾，往來衲子，無不稱羨古佛也。吾師法道，源遠流長，人天慶幸，弟但欽心敬服而已。自念年來齟齬，延喘日

嬰，實法門中一無用人也。何當吾兄刻念，往往貺步玉泉，未遑親馳趨謝。

復東山李長者

彩飾祇園、金鋪聖地，非夙有靈種、曾受記莂者，曷能發此勝妙心耶？真乃居士贊揚法化，誠為金湯利己利人一種大悲心也。仍蒙不棄山埜，翰詔遠頒，欲祈講論《金剛般若》以洽群生，其奈貧道無文山林樵牧之姿，何堪斯任？既荷盛念，豈便推辭？但孤笻瘦影、白拂袈裟，秖宜寄于林邊，詎寧造東山之名藍也？來人旋歸，肅此奉復。

雜著

輓草堂充裕和尚

充公銕馬出三關，踏破乾坤沒底籃，一段風流歸故里，空留法社賴誰攀？

輓龍藏大朗和尚

七十四年老衲子，今朝撒手樂歸西，臨行一調還鄉曲，唱出威音那畔機。

光嚴送屢生上座歸寶城

相親未久別攜笻，嘿忖從前逸興濃，此去雲山千萬疊，長天一色月輪同。

寄鑑徹居士

雙飛日月急如梭，無耐人生身老何，線下不明己分事，更於何處出纏痾。

四威儀

山中行，緩步出林嶒。嶺頭上，踏碎一堆雲。
山中住，身窮道眼富。覷破來，大地無一物。

山中坐，人境俱不奪。爛榾柮，日燒三兩個。
山中臥、曲肱而枕著。猛醒來、星斗都驚落。

結期

雲集緇流建法幢，全提殺活任施彰，厥中賓主無回互，人境相忘花雨香。
笑殺玉泉漏逗機，家私徹底挂橫眉，傍敲正打於方寸，跳出金毛師子兒。

佛事

為素監寺起龕

「不問去來，不涉程途，正與麼時，如何是素監寺出身句？」以杖擊龕，云：「倒跨楊岐三腳驢。」

為圓誠禪人起龕

「頓脫娘生皮袋，好個昇平世界。本自了無幻化，生老病死何來？」指龕云：「放便倒，扶便起，星流電激三千里。」

為瑞松禪人起龕

「秖解任麼去，不解任麼來，五步雖存，七步不活。暨解任麼來，又解任麼去，還他朝遊西天，暮歸東土漢始得。何故？腳跟無線如蓬轉，信步渠儂得自由。」

為祐監院火

「輔弼玉泉、招提老婆心切不已，驀然打破漏殼皮囊，拋向者裏。」攛炬，云：「老僧助渠三昧火，燎卻閻黎銕面皮。」

為圓參副寺火

「渠號圓參，了聖超凡。娑婆知有此苦，何緣來此一番？」下炬云：「今日當頭不避火，也曾幾跳金剛圈？」

為真祥禪人撒骨

「樹倒藤枯，紅爐焰滅。弄盡骨董，更無漏泄。津送長江，冰清玉潔。」拋至江內，云：「掣開骸骨撒波心，如淨琉璃含寶月。」喝一喝。

為圓賢火

「郫筒井，蟠龍山，總是閻黎不二關。」下炬，云：「火蛇劈面來，虛空徹底翻。咦！」

塔銘

粵稽剎剎誕真，拘羅示寂，在成周昭穆二王之間。彼其時名雖出自西方，法未流於震旦。自化人來，作中天臺以奉之，而教興始及。秦皇禁沙門室利房等，因見金人出戶，靈異昭然，信從者遂眾。嗣是清涼顯節，益事尊崇，教乃大著焉。歷代以來，耆臘芯芻傳燈續焰，由摩訶迦葉至三十二祖弘忍，雖宗門各出，而三緣四諦指趣同歸。其中之證果登岸，得法要而振宗風者，莫可殫述。直以了悟真空，明心見性為上乘界，非幻也。世之人謂祝髮披緇，遂可澄緣淨業，不知本來自有，夙具功行出乎尋常，乃能度愛河而褰欲網，光像教以覺群迷。不然，何成佛作祖之寥寥也？繫惟玉泉，其白富禪師其庶幾乎！師本眉山人也，其族姓龔，父諱輔，母劉，誕師于明之丁卯。齠齡穎慧，敏悟性成。會講《金剛》寶法，默契妙旨，因而決意空門，禮慈航和尚薙染，而夙志以酬圓具。于大如律師漸修日茂，凡諸子史靡不通微。一日，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秖益多聞，難禦生死。生死不了，學奚益哉？」遂束包行腳，歷遍諸方，參丈老人于昭覺。老人授師心要大法而紹續焉。繼而卓錫郫筒之玉泉，開建精藍，高懸赤幟。是時宗風大振，四來者雲興霞委，千株毓秀，萬指圍遶。識者謂曹溪正脈唯師任之，良有以也。且師道韻奇偉，素性沖然。凡所禮接，非道契不偕；凡所經行，非闡教不出。即虎溪惠遠，何以過之？況磨磚成鏡，契馬祖得道之年；聚石點頭，際竺老談經之日。其以證即心即佛者，此其時也。自是克圓善果，道有傳人。回首靈山，拈花可笑。揚鈴隻履，了大意于西來；息死勞生，脫幻形于東土。何罣何礙？任去任來。當前自有解人，奚暇向葛藤窩裏再煩饒舌哉？雖請偈留偈，未免著相于當機；而一言再言，無非授受之微旨。乃知現在涅槃，即波羅法會也。師偶示微恙，門人圓頂入室定省。師曰：「身病本無生，因病從緣

起。病緣不相礙，虛空亦復爾。」是日夜未央，師問：「蓮漏幾許？」侍僧曰：「午夜矣。」師遂索水沐浴訖，趺坐說偈曰：「了悟三空寂寂，全無一點巴鼻。今朝化緣已滿，翻身靠倒須彌。」言訖，奄然而逝。因值夏熱炎天之時，暑氣流蒸之際，軀留弗火，面顏不易，神光儼然，愈勝于生。覩睹者咸嘖嘖異之，增發聖心。時康熙庚午仲夏廿七日也。殊不知金剛不壞身，原無生滅，夫豈片晷終朝所能徵其存歿也哉？則謂師也沒者，真也，即夢也；抑謂師也存者，夢也，寧非真乎？但色空真界，知者幾人？不事標題，清修莫顯。爰并其族貫里氏，詳誌于碣，以為由俗歸真之寶筏也。卜真宅于蟠山左腋之陽，建窣堵波以祀之，因為其銘。

銘曰：

去來不可斷，　至性非明滅。　雙足已現林，
而彼自嗚咽。　光生玉鏡中，　道茂金輪徹。
空遺磚石窟，　徒令蒼苔茁。　借問蓮花萼，
阿誰授真訣。　得渡自能渡，　江蘆不待折。
請將方寸因，　同向牟尼說。

時康熙壬申正陽月佛誕日，潯江賜進士弟子邂菴王庭詔沐手拜撰。

康熙乙亥仲呂月佛誕日，板藏嘉禾楞嚴寺般若坊

附藏流通

嘉興倪爾繩梓行
嘉善李文伯書

玉泉其白富禪師語錄卷下終

蟠龍山玉泉融徹頂禪師語錄序

教中道：但落言詮，終非實義。所以初祖達磨將此公案袖入華夏，不用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斯旨傳來久矣，信之者似粟如麻，體之者星中揀月。今我玉泉法姪融徹禪師，齠齡薙染，不務外學，其語言文字置之弗問，只知向上一著，晝參夜參，蘊在胸中，依其白和尚椎拂之下四十餘稔。一日，聞舉風旛話，言下打翻漆桶，如披雲見日，大地平沉，始知無量劫前事不異今時，所謂元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常用藥山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因伊本師其和尚化去，紳衿緇素及同門昆仲等請繼玉泉之席，迫不得已，拽杖歸來，遂有垂示機要，皆從胸中流出，實非語言文字也。若論其直指見性之旨，而徹公其人焉。予見其履真踐實，豈忍默無言哉？謹贅數語于弁云。

時康熙乙亥佛誕日，青城竹浪徹生謹識。

嗣法門人　明盛　明聰　等編

康熙己巳七月朔一日，光嚴鑄顏和尚及紳衿、耆舊、緇素等請師繼席，上堂。詣座云：「不禮彌勒、高揖釋迦者，到來作麼生行履？」良久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便登。拈香云：「此瓣香秉先天正氣，奪日月精華，爇向爐中，供養釋迦文佛、歷代祖師，伏願燈傳悠遠，正眼恒明。此一瓣香非形非狀，應在機先，爇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文武官僚高增祿位，伏願佛日與舜日同輝，金輪共法輪併轉。此一瓣香，威音那畔拾來，人天眾前拈出，供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七世上其下白本師富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敷座。白椎竟，僧問：「如何是死句？」師云：「石虎抱兒眠。」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無言童子口吧吧。」進云：「如何是不死不活句？」師云：「古路無人到，清風自往還。」乃云：「新成樓閣向南開，靈明一點映亭臺，當陽剖露人天眼，赤體條條適意便。」豎拂子云：「還委悉麼？如或未然，聽取一頌：颯颯清風不暫停，一回拈起一回新，金襴亦自傳迦葉，磚頭瓦礫盡知音。」喝一喝，下座。

辛未結制，期主慧惺毛居士設齋，請上堂。詣座云：「者個曲彔木，覿面無回互，舉步任高登，踏斷凡聖路。」遂陞。拈香云：「此瓣香，植種子威音那畔，榮幹于太極之先，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當道尊官現前請主，伏願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此一瓣香，天莫能覆、地莫能載，爇向爐中，供養前住光嚴得戒大如和尚、現住昭覺師翁丈老人，用酬毒手之恩。此一瓣香，生子不萌枝上，長在太素峰前，今朝落在玉泉手裏，第一回拈出供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上其下白本師和尚，用酬法乳。」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天上無雙日，閻浮有至尊，萬年松不老，壽筭等乾坤。眾中還有識此人麼？」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家風？」師便喝。進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八臂那吒提不起。」進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銕蛇橫古路。」進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汝問我答。」進云：「三句蒙師指，慧惺設齋如何相酬？」師便打，乃云：「今朝十月十五，行者考鐘伐鼓。玉泉結制上堂，驚起魚龍躍舞，只將白棒提持，大地山河莽鹵，坐斷諸佛關鍵。綱維從上列祖，衲僧擬議思量，一棒打折驢腰，莫言不道。」良久，云：「因先師有則未了公案，被現前四眾命頂上座出來與先師了，卻承慧惺居士合家來山供眾，只得因齋慶

贊，結九旬之期，掉轉鎗旗，將三連六斷為爐、金烏玉兔為鞴，亦任金銀銅銕、磚頭瓦礫煉成一片，是聖是凡煆成一體，總教放出無位真人，與山僧同一鼻孔，把手並行。諸人還識無位真人麼？宛脫丘。」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昭覺雪師翁辦齋，命上堂。問：「六門緊閉，還有出入者麼？」師云：「亂走作麼？」進云：「滿天星斗即不問，如何是半夜日頭紅？」師打，云：「頂門薦取。」乃云：「金剛正眼，照徹十虛，心光朗耀，萬象全彰。所以道：昭昭于心目之間，相不可睹；晃晃于色空之內，義不可窮。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佛佛授受而授此也，祖祖相傳而傳此也。葛藤且置，即今報恩一句作麼生道？棒頭有眼明千古，喝下山崩水倒流。」

上堂。「諸佛本無說，祖師未曾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鎮乾坤。且道是甚麼語噇？」喝一喝，云：「今朝冬月一，萬卉俱凋悉，玉泉爐增焰，山門輝佛日。」驀召眾，云：「是何朕兆？」良久，云：「庭前生瑞艸，好事不如無。」復喝一喝。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森羅及萬象，明明熾然說。頂上座到者裏，有口秖堪挂在壁上。」

上堂。喝一喝，云：「于斯薦得，一生參學事畢，不勞覿體承當；其或未然，不免矢上加尖去也。」驀豎拂子，云：「白拈賊，無異色。」以拂子拋下座，云：「拋向前，誰識得？眾中有識得者麼？」良久，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佛成道日，上堂。「調御六載錯用心，卻是無繩自縛身，睜得眼來花亂墜，今朝誤認定盤星。阿呵呵！會也麼？山河大地平如掌，萬象森羅總法身。」

上堂。問：「如何是趙州關？」師便喝。進云：「有佛處不住時如何？」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進云：「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云：「潔白地上不許撒沙。」乃云：「雲山疊疊，錦水洋洋，鶯啼鶴唳，艸秀花香，本自現成公案，何更覓水淘江？昔日圓通老漢不開生藥舖，單賣死貓頭，玉泉無藥舖可開，亦無貓頭可賣。」驀豎拳，云：「只有者個，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良久，云：「家家明月誰無分，處處青山總白雲。」

上堂。「此事元來要自強，拏雲攫霧露堂堂。蟠龍山裏家風別，放出鯨鱗吼大方。」喝一喝。

解制，上堂。「滿散縱橫得自由，酬恩報德更無憂，雲絲月餌俱收卻，任意行藏別世流。九十日已前雙垂鼻孔，九十日已後鼻孔雙垂，即今九十日已滿，玉泉無可供養。」以拂子作此〇相，云：「秖有者個雲門公案，亦任諸人咬嚼。」顧左右，云：「逢人不得錯舉。」

佛誕，大慈法伯懶石和尚送法衣至，上堂。問：「世尊初生是何意旨？」師云：「師子吼。」進云：「生後如何？」師云：「無畏說。」乃云：「釋迦降誕，不肖遠孫無可供養。」以拂子作[十〇]相，云：「頂上座只有者個，聊表微誠，還委悉麼？脫或未然，更聽一頌：頻跨香象降皇宮，七步周行稱大雄，四十九年曾漏泄，拈花微笑浪施功。今日蒙大慈法伯和尚耑使賜法衣，助揚法化。」驀拈袈裟角，云：「此是昔日大庾嶺頭提不起的，落在玉泉手裏，如雲普覆，似地普擎，對眾拈出，爛打葛藤，紅爐飛雪無棲泊，一點恩波散作霖。」

上堂。「乾坤之內，日月之中，唯有一物，今古攸同。敢問大眾：是甚麼物斆？若識恁麼物，還須恁麼人。」

祈齡，上堂。「初分混沌列三才，道人無事任徘徊。千年嶺畔青松翠，水滿池中月自來。」

清明，上堂。「爻象初分瑞氣濃，當陽涌出一輪紅。棒頭點出威音旨，法雨時傾起臥龍。毛吞巨海承渠力，芥納須彌理事融。山家不會論花甲，一度山青春又逢。」

小參。「昨日霜花拂檻前，今朝黃葉落翩翩，禪人眼底休著屑，覷破元來不值錢。諸禪德！有疑即問，知過即改，操金剛斧，秉智慧劍，凡聖到來，一刀兩斷，做個出格漢子，不惟己躬事畢，要且不受人瞞。」

小參。「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玉泉不然，有疑墮坑落塹，有悟撒沙撒土。何故斆？本自無迷，道甚麼悟？如鏡中像、水中月，眼見最分明，只是難收攝。縱收攝，舉似明眼人不得。」

晚參。「月大有三十，月小二十九，大眾請喫茶，切莫打溼口，若還打溼口，杖頭劈脊摟。」

示眾。「玉泉有口也難言，坐斷千差亦弗然，覿面相承提祖意，只教切切悟心田。心田悟，無邊業海成甘露，髑髏常放白毫光，有甚佛兮有甚祖？」

示眾。「今朝二十三，推車上竹竿，到頭須著力，莫待有循環。諸禪德！向著力處道一句看。」良久，云：「玉泉恁麼，也是矢上加尖。」

示眾。「時當季冬十五，梅花撲面鼓舞，木人穿靴歸漢，石女帶帽來楚，大火焰中轉法輪，烘烘烈烈勢難阻，煉得須彌無處藏，身海神[跳-兆+孛]跳如虎。大眾還知麼？玉泉到此露全身，屈指數來正十五。正十五，誰人解打虛空鼓？」

示眾。「玉泉無法亦無禪，二六時中好打眠，有人問道西來意，覿面當機只一拳。」

示眾。呈拄杖，云：「老僧拄杖子與諸人說法已竟，大眾聞麼？」良久，云：「不免與諸人頌出：拄杖說法，為覓知音；一句單提，海晏河清。」拽拄杖歸方丈。

頌古

女子出定

一段真風絕正偏，拋頭露面現倪端，那伽大定非出入，鼻孔都盧缺半邊。

丹霞燒木佛

覷破浮塵徹底空，寒將木佛火來烹。金剛舍利名非實，帶累傍觀身爛紅。

大顛擯首座

接拍須還子弟風，傍敲正打顯奇工，南山下雨北山黑，青艸池中隱活龍。

無位真人

者個郎當漢，分明常相見。頭頭境上彰，法法塵中現。八面絕遮攔，十方俱坐斷。天上人間尊，剎那即周遍。住居無相國，時復空王殿。

觀音像

應身三島碧波中，剎海無邊示面容，日度恒沙無量眾，聞思修證總皆空。咦，總皆空，婆心切切運悲風。

初祖像

一臉落腮，古怪形狀。眼空四海，君王不讓。言語兜兜嗒嗒，心體空空蕩蕩。見水脫鞋兮蘆花洸漾，履水如地兮熊耳山上，九年面壁兮人天榜樣。道是阿誰？達磨和尚。

又

老胡碧眼訪梁王，語不投機自主張。一葦蘆花江上渡，九年面壁接神光。接神光，千古兒孫滿大唐。

慈航師翁像

八十四年作賊，歷遍天涯自得，窮盡教乘骨董，識取乾坤一色。咦！要委師翁指趣，頻觀海宇風月。

本師其白老人像

吾師之像，描亦非真。吾師之德，贊一弗能。曰有兮一塵不立，曰無兮橫亙古今。若將眼見終難見，耳裏觀身不是身。

大如和尚

天地為廬，一衲飄然，曾經劫火，適意逃禪。歷遍寰宇，垂手入廛，欲贊師德，于萬斯年。

聯芳

玥睿明盛禪人

少年立志要孤窮，日用尋常覓己躬，但得心空歸及第，利生接物續吾宗。

璐睿明聰禪人

年來于此覓行藏，氣骨無凡鎮紀綱，七尺烏藤分付後，拈椎豎拂播諸方。

明修寂鏡禪人

月下傳衣會也麼？蟠龍峰有養龍窩，他年致雨騰霄漢，一曲陽春唱凱歌。

古林隆玉禪人

芒鞋踏上毘盧頂，瓦礫磚頭盡放光，萬仞峰頭堪獨步，祝吾香也喝諸方。

應緣普聞禪人

一志南來始遇吾，箭鋒相拄道心孤，龜毛一柄親拈付，爐韛宏開任展舒。

璨睿明慶禪人

真風占斷萬機先，捉敗虛空喫銕鞭，臨濟綱宗隨倒弄，單刀直入萬峰寒。

偈

夜坐

清幽子夜踞爐前，兀坐衣披星斗寒，腦後神光非色相，輝騰霄漢碧空懸。

示隆玉禪人

日透玄關唱哩囉，燈籠露柱笑呵呵，百千三昧全機用，一竅通兮百竅和。

示普聞禪人

真機脫略畫堂前，覷著令人心膽寒，十八童兒堪戲舞，月明簾外轉身難。

示空一禪人

佛性有無句總全，偷心死盡意便便，西來的旨離文字，何勞舌上更談玄。

示明懷行者

日用事兒本現前，爐灰撥盡骨毛寒，大千沙界投鍼芥，八字眉毛額上懸。

示[王*崇]睿禪人

蟠龍山裏玉泉宮，逼得生蛇化活龍，且去深山深隱隱，雷鳴天外好騰空。

示徒明崙

無明窟裏學參禪，總被貢高名利牽，若是胸中癡夢破，等閒徹底盡拋翻。

示珠睿禪人

把住牢關莫放參，一拳拳定只須穿，桶箍驀地分明爆，橫身宇宙自翛然。

示丹青

清淨國中寂滅土，千般萬種從斯出，一毫頭上放光明，塞滿虛空何所住。

挽張居士

寄跡閻浮數十春，萬緣放下歇孤心，而今解唱還鄉曲，撫掌呵呵笑一聲。

悼法伯懶和尚

裂破乾坤格外新，倒騎銕馬露全身，揚鞭直入無生國，任運騰騰自主賓。

佛事

為本師入金桶。云：「吾師六十三，撒手出玄關，一段真消息，白雲自往還。咦！者老漢寸絲不挂，灑灑落落，不留朕跡，作將來眼。」

為寄凡禪人起龕

以杖擊云：「年登八十四，撒手歸家去。請出入闍維，與汝通消息。」
下火。以炬打〇相云：「八十四年行腳，今朝衣線擺脫。助渠一把丙丁，即此西方極樂。呵呵！紅爐煉出白蓮開，劫外風光飛玄鶴。」
入塔。師一喝，云：「狹路相逢，怎放得過？無縫塔前著眼觀，那許藏頭並露腳？白雲影裏識端倪，從今始證無生樂。」便入。

為顯缽道者火

「咳唾掉背祖師禪，一性圓明徹法源。撫掌呵呵登海岸，望中隱隱出雲端。」
下火。舉火炬，云：「高著眼，莫擬議，覿面親陳有誰識？銀山鐵壁絕遮攔，處處縱橫任遊戲，老僧助渠一把火，紅爐焰裏通消息。」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